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三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揚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

善本有爲幽州牧四字

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蘓武書一首

李少卿翰曰漢書云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

為書與陵令歸漢陵作此書荅之

子卿足下

良曰子卿蘓武字士人貴乎其字者字所以表德也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羣臣與至尊

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向曰令善也

榮立休美暢通也清時謂清平之時俱榮令問之德美通時君之道遇之甚也再言之者美之甚也幸遇也善曰

左氏傳僖公二十五年狄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小惟曰非

分而得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君云臣之所能令悲者遠赴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異國無相見期善曰栢子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

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翰曰望

望也依依愁思也昔者不遺遠辱還荅良曰不遺舊情也陵前與

荅慰誨勤勤有踰骨肉向曰慰誨謂慰勞陵雖不敏能不

慨然濟曰敏達也言雖不達事理豈不慨然歎其自從初

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

異類不同類於己者善曰家語孔子曰舜韋韞豆韞

之為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豆韞幕莫以禦風雨銑曰韋皮也韞衣袖韞也唯以皮為袖

韞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曰韞形如射羶肉酪漿以充

飢渴善曰烏孫公主歌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玄冰邊

土慘裂良曰冰厚故色玄土地也峻裂寒之甚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韓日笳笛之類胡人吹之為曲善日杜

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為聲說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曲馬鳴

文作葭毛詩曰駟旂壯馬之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

銑曰自嗟而遠呼子卿也聞此與子別後益復無聊善日賈逵

之聲陵獨何以為心而不悲也聊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武帝

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也鯨鯢魚名喻不義以務吞食也

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代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

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善日背

為負恩也鄭玄禮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

記注日負背也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良日禮義中國違棄君親之恩長

為蠻夷之域良日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

自悲矣翰曰陵自傷今為祖父後嗣今乃成戎狄之族又

成悲也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向曰陵有戰功甚大為孤負陵心區

區之意銑曰國家孤負其心不每一念至忽然忘生濟日

然不知生之有生陵不難刺亦心以自明刻粉頸以見

見志良日難懼也顧國家於我已矣翰日顧念已止也言

於我恩情止也善日王逸注殺身無益適足喻增羞故每

離騷日已矣絕望之辭也善本無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向曰攘奮也忍取辱在匈奴

每字馮婦善搏虎攘臂善日孟子曰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之歡

下車衆皆悅之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令人悲增忉忉耳銑日在陵左

右之人見陵

憂情如此乃以音樂相勸勉也不入耳則不樂也祇辭嗟也勿恤內悲也善曰爾雅曰勿憂也方言曰恤痛也

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忽未盡所懷故復

略而言之則下事也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也絕域遠國也善曰先帝謂武帝也五將失道陵獨

遇戰良曰五將謂軍將有五與陵有期期不至故稱失道

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

五千出居延時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畧之集表

云臣以天漢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臣不進臣而裹萬

里之糧帥徒步之師衆也出大漠善本作之外入疆胡

之域善曰漢書蕭何曰語天漢其稱甚美臣瓚按以五千

之衆對十萬之軍有十萬也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

濟曰疲勞倦也新羈之馬謂胡人驅散馬以被之然猶斬

將塞居旗追奔逐北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

將塞居旗追奔逐北善曰說文曰羈馬絡頭也然猶斬

日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滅跡掃塵斬其梟

帥良曰殺敵之易如滅行跡掃塵則無跡矣梟帥謂賊之

梟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

域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使三軍陵也不才希當大任

于髡曰臣不肖不足以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濟

堪勝也言此時功大難可勝比善曰說匈奴既敗舉國興

師大軍以敵陵善曰劉非穀梁注曰舉盡也更練精兵

疆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而去

馬之勢又甚懸絕良曰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為主陵為客客且不如主矣陵步卒匈奴馬騎步

勢又相懸疾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初痛決命爭

首向曰扶其創乘其痛以少敵衆見傷者多然士卒用命皆扶其創乘其痛爭為先首而戰也善曰漢書曰陵

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銑曰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餘兵

不滿百人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濟曰百人之中扶持創痛不堪戰也然陵振臂一

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翰曰虜謂匈奴兵盡矢奔走猶懼威也兵盡矢

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故爭為先登良曰窮亦盡也尺鐵兵器向

曰徒空也言無兵器空首奮迅叫呼猶將先登而戰也善曰徒空也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當此時也

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濟曰飲血謂飲泣也善

子歎歎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

復戰故陵不得得善本無免耳濟曰單于將為與陵戰不復

謂陵軍候管敢得罪亡入匈奴而單于恐漢有伏兵欲引

兵還管敢乃言曰必無伏兵唯大將爾匈奴便復與戰陵

急乃降遂不免難善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

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答之五十乃亡入匈奴于時匈奴

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

大進新兵陵戰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

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

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其乃得免翰曰高祖將三十萬衆伐韓王信於平城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奇計得免如雲如雨言

多善曰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泥止其從如雲又曰其從如雨何休公羊注曰僅終也

向曰以不死謂不以死力為國也。子鄉視陵豈偷生之
日言陵之不死亦是罪也。亦有所以。子鄉視陵豈偷生之
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
陵不死有善本有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翰曰陵前書云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明
祖考此之是也。善曰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
卿死之計所以然者與其驅醜虜翻然南馳故且屈以求
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善曰琴操曰重耳
將自殺子曰申生
復隨之。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亡不死三敗之辱卒
子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范蠡曰范
賢也吳王伐越越敗王走於會稽山後七年用蠡計遂破
吳是復句踐之讎也殉死也句踐越王名曹沫與齊三戰
三敗失其境土後魯與齊盟曹沫以匕首劫相公於壇上
日反所侵地相公許之於是遂得其地是報魯國之羞陵

遂心慕此欲為漢報功善曰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越敗
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入保棲於會稽句踐令大夫種行
成於吳吳王赦越句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
會諸侯於黃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
於越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
魯人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
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相公許與魯會于柯
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相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何
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與子善曰漢
書曰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為兵此陵所以仰天
以備漢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
推直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
得不云爾乎。翰曰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武
為漢臣何得不云如此其實薄也昔蕭樊
囚繫韓彭趙醢。良曰蕭何樊噲韓信彭越皆高祖功臣而
蕭樊囚繫韓信見誅而彭越為醢徧賜諸

侯善曰史記曰相國肅何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
多空棄地願令民得入田收藁無為默食上大怒曰相國
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
有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
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
代將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又曰陳絳
鍾室又曰敢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著青衣行至鄭逢
呂后從長安來越泣曰願死故冒邑后許諾既至白上曰
敢越非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
遂夷三族絳侯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韓信說文曰趙肉醬也
晁善本**錯**受戮周魏
見辜其反下獄魏其侯竇嬰坐為灌夫田蚡事奔市辜罪
也善曰晁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周勃為丞相十餘月
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侯勃自
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
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并嬰為大
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奔市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

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

銑曰佐命謂佐王命也亞夫周

亞夫翰曰命名也言其名流播於時代善曰左氏傳曰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
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
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
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歌血而死
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律使懷才受謗能不

有得

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心哉

向曰文帝欲以賈誼任公卿之

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毀之曰洛陽之入少
小初學專欲擅權於是天子疎之不用後出為長沙王太
傅梁孝王與周亞夫有隙孝王每朝常言其短景帝欲封
皇后兄王信亞夫曰自高祖約非有功不得侯今信雖皇
后兄無功侯之非約也後謝病免竟下獄歐血而死是不
展周賈二子遠舉之才以行君代誰不為之痛心哉善曰
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陵先將軍功略蓋天
被囚戮不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

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令身絕域之表良曰先

也功績謀畧甚大可蓋於天地義勇冠出於三軍之上也

翰曰貴臣謂衛青也廣與青出征匈奴責廣失道廣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七十戰而今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也到割也絕域遠

國表外也善曰先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

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

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

怒引兵出東道或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

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忽責廣廣謂其麾下曰

結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

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刎此善本無功臣義士

音義鄭德曰以刀割頸為刎姑鼎切此善本無功臣義士

所而負戟以善本有歎者也統曰功臣義士見有功者誅

何謂不薄哉翰曰此國家於功臣才予且足下昔以單車

甚薄而武何謂云不薄哉

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

依死朔北之野濟曰武奉使入匈奴單車謂衆少萬乘謂

兵甲多也虜者匈奴號也良曰武奉使

入匈奴中匈奴有變武曰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

乃引劍自刺氣絕半日復息匈奴徒武於北海上無人處

幾近也善曰漢書曰漢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蘇王長水虞常反

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

告之蘇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

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

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

武氣絕半日復息乃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武在匈奴中

徙武北海無人處

十九年及還白首善曰丁年謂丁壯之年也漢書

曰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鬢髮盡白

終堂生妻去室善本作推字濟曰武奉使既久母死妻

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此天下所希聞古今

陵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

所未有也蠻貊亡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

銑曰言匈奴善武志節後得還漢況天子為天下之主而不知乎

薦受千乘之賞翰曰茅土千乘皆謂封諸侯之事也享受也薦進也善曰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名取方

土直以白茅以為社命吾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

乘諸侯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向曰武

之大者還賜錢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善曰漢書

曰元始六年武至京師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

百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良曰勤勞也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

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宰濟曰謂帝室親戚及

貴土居處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善本有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

死銑曰厚謂誅母也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

望風馳命此實難矣翰曰謂歸於漢也向曰聽聞也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良曰每內顧雖身辱甚矣而不為悔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濟曰力屈而降

陵母亦負德也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昔人有言

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銑曰

雖有忠心不能烈勇者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志誠儻

能安於此事主上豈能眷眷念陵也善曰言陵忠誠能

安於死事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華蠻夷中誰復善本有能屈身

稽顙還向北闕翰曰稽顙拜也北闕天子所居也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

耶向曰刀筆之吏獄吏也安能使其弄文墨於我為辨對

日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陵良曰勿復望嗟乎子卿

夫復何言濟曰自嘆而呼子卿也夫復何言謂不復可言此畢竟之辭相去萬里人絕

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

幸謝故人銑曰幸猶厚也言求別故人厚謝勤勤之辭也

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為念銑曰勉勵以事聖君

子武之子也武在匈奴中胡婦產一子勿以為念言勿憂

之善曰漢書曰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

賴皇天之厚德兮努力自愛善曰老子曰時因北風復惠

還及君之無恙德音謂使我聞道德之聲北風謂南風向北也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向曰漢書云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

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修史

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也善曰漢書曰遷既被

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後

吏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

太史公牛馬走濟曰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善曰太史

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

下如淳曰少卿曩者辱書賜善本作教以順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翰曰曩昔教示也言教示接於人物推讓賢才

日儒有推意氣勤懇勤懇善本作懇懇懇懇字苦本反

賢而進懇忠款懇忠款若望僕不相師而用善本作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銑曰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伐不相師用以少

日而猶如也禮記曰不從僕雖疲善本作駑奴亦掌側聞

流俗鄭玄曰流俗失俗也

長者之遺風矣

向曰疲極也駑鈍馬也自此之鈍馬謙也

謙辭也

善曰列子曰吾側聞之禮記曰與長者坐必異席

顧自以為身殘處穢殘謂

被刑穢穢

動而見尤

善曰言舉載必為人所尤過也

欲益反損是有善本

字獨鬱悒

而誰與

善本作語

本於益而反損既不得志

則與誰語此事善曰鬱悒不諺曰

去為之孰令聽之

良曰少卿書教選推賢進士遷意云君非聖明動則有過為誰進之又令誰聽

用我也孰誰也

善曰誰為猶為誰也言已

蓋鍾子期死

伯牙終身不復鼓琴

銑曰蓋辭也鍾子期占之知音者伯牙善鼓琴鐘期知其妙理期既死則

無人知音故不復鼓琴矣今君不明察是無知音使我何為

善曰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

者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

向曰何則謂自發問上事何則如此

也士為知於己心者必整誠而為之用女子為愛於己貌者而飾其容今人不知我心不悅我道亦何所為

善曰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知伯知伯寵之及趙襄子殺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

吾其報智氏矣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

被刑也雖才如懷隨侯

之珠卞和之玉行若許由伯夷之貞絮何以為榮足以見天下所笑自取點污耳

善曰隨隨侯珠也和和氏璧也由許由也夷伯夷也點辱也

書辭宜答會東從

才上來又迫賤事

善曰從天子來且復答書又迫於職掌事卑各在一方

武帝遷孟康曰卑賤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

任職常知中書時偶有賊盜之相見曰淺卒卒七無須吏

之間

閑

得竭志意

良曰少卿相見時近卒卒無暇不得與書述志意也日淺謂時少也竭盡也

善曰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善本有月字迫

季冬

向曰安為戾太事囚於獄不測謂生死不可知

善曰如淳曰平君時不肯報其書

往安有不測之罪在獄故報僕又薄博從上市市雍恐卒然

可不為諱

雍紆共反天子將祠祭於雍雍祠神所濟曰卒然言速

也不可為諱謂死也李奇曰薄迫也迫是僕終已不得舒

憤懣

本門以曉左右憤懣以曉明少卿左右猶足下也廣雅

日懣懣也楚辭日惟煩懣以盈胃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

良曰長逝者死也言不答

書而少卿死私心之恨無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

為過

向曰固陋猶鄙也言今答書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

善本作符字

也善曰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

銑曰端取與者

義之表也

翰曰取謂受惠與謂行德也

恥辱者勇之決也

向曰受恥辱者是勇者之

史性善曰勇士當於此而果史之立名著行之極也

善曰凡人能立志者行中之最極也

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也

善本作矣字

濟曰言君子之德如林之茂盛故禍莫慘

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

良曰多欲

而求利者禍必至憐痛也善曰所可憐者唯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所可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行

莫醜於辱先詬

莫大於官刑

銑曰辱先代祖考謂遷被刑濟曰詬恥也害人之

恥者官刑為大也善曰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訕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

相詬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刑餘之人無所比數濟曰

謂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

翰曰刑餘之人不足比數非此一代然所從來處乃遠言自古

已來有之昔者善本無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謂下文也雍渠渠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比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恥之去衛之陳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梁參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於是恥之去衛過曹也言孔子適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良曰商鞅秦相也初陳未詳既得用之後為趙良之說以為恥事寒心謂愧恥也善曰史記商君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繆公知其賢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廢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趙高謂李斯曰釋此不從禍及子孫足為寒心也同子參乘素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向曰同子者謂官者趙談也與遷父同名故易言同子文帝與之同車素衣變色伏諫曰臣聞天子所共其六尺輿皆天下英俊今漢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人同載也絲盡之字也此則自古恥之也善曰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曰上朝東宮趙談參乘素絲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子豪

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豎莫不傷氣而沉於慷慨之士乎銑曰中才謂常才也事有關於閹人皆且傷其氣類不同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善本無豪俊哉良曰刀鋸官割用刀也餘謂餘生遷歎與宦豎無異奈何得遣進賢士乎薦進也豪俊賢士也善曰史記僕賴先人緒業濟曰先人祖考也緒餘也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銑曰常懼不繼先人之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業若待罪謹也才力之譽自結明主翰曰惟思效用譽名也結謂託奉也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向曰拾國家遺失之事補闕也人外之善本有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

功前敵之旗舉取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

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向曰交游朋友四者無一遂苟合取

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銑曰言上所述四者無一

國無損益之驗可見之志乃如此也言無所堪矣效驗也

善曰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容亦無其所也史記

蔡澤曰吳起言不鄉亮者僕亦善本無常厠下大夫之列

陪奉善本無外廷末議厠間也遷爲太史則大夫也列次

也濟曰陪奉羣官朝堂之餘議也廷謂朝堂也未餘也

臣贊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綱維善本作盡思慮良曰不以下大夫之時

士也引今已善本作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閭吐茸爾之中向

舉也爲善曰閭茸猥賤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爲閭猥劣

也呂忱字林曰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

當代善本作之士邪翰曰伸舉也言我所遭刑餘在小人

羞之當代之士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銑曰

謂天下之人甚且事本末未易明也濟曰本末謂終始也言凡僕少負

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良曰遷自言性行不羈不可繫

才乃無善譽善曰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

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翰曰先人謂遷

伎才也周衛謂朝廷也言天子幸以遷父之事繼爲太史

得進薄才出入朝廷之中服虔曰薄伎薄才也周衛言宿

衛周密也韋昭曰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向曰戴盆則不

欲兼諸事恐隳先人之業故欲絕諸事以專其職位善

言已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故絕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

其不肖之才力鏡曰竭盡也不肖謂不才也言欲盡不才之力以成先人之業也善曰禮記曰某

之子不肖應劭風俗通曰生子不似父母曰不肖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

也濟曰言務一心專營其職求親愛於天子而事乃有大謬

不然者夫良曰主上不知此心有信謬言卒見刊割事之

論語子曰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翰曰謂同素非能相善也

趨舍捨夫異路向曰素心非能與陵相善善好趨進退舍各

趣舍不同顏曰趣所向也舍所廢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餘歡然僕觀其

為人自守奇士鏡曰自守奇節之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

良曰廉清也言清不分別有讓恭儉下人謙卑不爭常思

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丑積也濟曰以身從

也言其意中舊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

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以奇矣向曰奉天子命

事赴國家之患難此亦以奇節矣善曰新亭照奚恤曰

使皆赴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司馬子反在此

今舉事一不當鏡曰謂陵事迫降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

而媒孽魚列切善其短僕誠私心痛之翰曰朝臣能全養

能立適時之功而陵有北一失乃隨後攢結以生其短枉

加誅戮誠私心所痛也軀身也媒猶攢結也孽生也善

日鄭玄周禮注曰舉猶行也臣賢以且李陵提步卒不滿

五千良曰提執也有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

虎口鏡曰王庭匈奴廷也垂餌猶送食也善曰胡橫挑

地出馬故言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白王庭

徙彊胡仰億萬之師謂濟曰橫橫行挑弄引之欲其戰也仰

敵求戰也古謂之致師挑茶弔切臣瓚曰挑挑與單于連

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平聲善本當所殺匈奴倍多故曰過

當當敵也顧野王史曰所殺虜救死扶傷不給翰曰言胡

多故其救之扶之不能自檀裘善本作施之君長咸震怖

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翰曰其君長震驚恐懼

集善射之人也黠裘言所服用也咸皆怖懼悉盡也左右

賢王並匈奴王之號引弓之人善射之人也施裘謂匈奴

所服也故言旃裘之君善曰漢書曰匈奴至冒一國共

攻而圍之良曰匈奴一國兵轉鬪千里良曰轉謂相矢盡

道窮救兵不至謂五將失道也士卒死傷如積智然李

無李陵一呼勞軍士卒善本無無不起濟曰七卒傷者為

復起躬自流涕沫音妹血飲泣張空拳權向曰躬謂李陵之

沫淚入口曰飲翰曰張舉也言矢盡道窮人無尺鐵故

猶舉空拳以冒白刃之敵也孟康曰沫音類善曰類古

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

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帥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

猶可畏也況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顏師古曰讀為拳者謬

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

也李奇曰冒北白刃北嚮許爭死敵者翰曰北嚮謂向賊

勇死於前敵謂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

上布壽功故賀天子奉觴上壽謂喜宴上天子酒也史記

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後數日陵敗

書聞向日聞奏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翰曰怡大

臣憂懼不知所出銑曰大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

愴怛都濟曰憂誠欲效其款款之愚善曰款款忠實之貌

貌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其分少善曰孝經援神契曰

宋均曰步則自能得人之善本無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

過也翰曰味之甘者絕而不食食之少者身雖陷敗彼觀

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良曰彼觀猶觀彼也言其意

當敵也張晏曰欲得相當也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

亦足以暴蒲於天下矣銑曰謂不得已濟曰言其得士卒

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

路向曰遷心懷此事欲陳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

功翰曰此指謂於欲以廣主上之意塞解眦柴之辭向

廣猶開也眦怒貌善曰言欲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為僕沮才貳師而為李陵游說統遂下於理良曰猶未能

明主不曉察遷意也初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陵為將

助兵及陵遇戰而貳師無功天子乃以遷誣罔欲沮止貳

師以成李陵而為其游說遂下獄理謂獄官也善曰漢

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為助兵及陵與單于相

值而貳師少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為拳拳丘之忠

終不能自列翰曰拳拳勤誠也列猶分也善曰禮記子

持之貌說文因為誣上卒從吏議翰曰有司以遷為誣罔

家無交游莫救視善本無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

獨與法吏為伍銑曰伍對也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

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齊曰囹圄也李陵既生降善本

隕其家聲而僕又再二之蠶室銑曰頽壞也頽壞家聲謂

也再次也蠶室漢行割刑之室使其避風養創者言我又

次之於此刑蘇林曰家世為將有名陵降而隕之也顏師

古曰隕墜也如淳曰再次也若人相次也人忘切今諸本

作茸字蘇林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

衛宏漢儀以為置蠶官今承諸法云詣蠶室與罪人從事

主天下室者屬少府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推置蠶室之

中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良曰為天下事未易一二為

俗人言也簡曰言此二事難為俗人委曲而言者謂僕之

先人善本無非有剖符丹書之功向曰先人謂遷父也剖

符丹書皆漢之符契有

功者執之遷言有父無此功也善曰漢書曰僕初功臣

剖符世爵又曰論功而定封訖於是申以丹書之信重以

之盟白馬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

許流俗之所輕也銑曰遷父為太史掌知天文律曆卜筮

所畜以為調戲者故入俗之所輕也善曰說文倡假令

樂也左氏傳曰鮑氏之圉人為優柱頭曰俳優也

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濟曰遷刑餘

受誅死若九牛亡一毛不滅其少命之輕賤與螻蟻不

殊蓋恨俗所輕之也螻蟻蛄也蟻蚍蛄也皆蟲之微者故

以自喻而世俗善本無又不能與善本作死節者次比善本

比二字良曰言世入輕我見誅死亦不知君之不明枉

見罪譴不與死節王事者相比以哀惜也善曰與如也

言時人以我之死又不如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

就死耳何也翰曰特獨也免猶脫也卒終也言遷之死代

人不知獨以遷為智力窮盡罪累重極不能

自脫終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翰曰遷自恨之者設疑以發下文也然也樹立使人固有一死死下死字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義命則輕如鴻毛故死則一也用之所歸趣殊矣善曰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於太山有輕於鴻毛者但問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齊曰太上不謂第一君是辱先人祖考辱身謂忠於其次不辱理色理色良曰理義君君不見明察以見刑罰也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善理道聖也其次不辱辭令翰曰辭文辭令善也善其次屈善本作體受辱被縲繫其次易服受辱向曰易服謂畫體受辱善曰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義篋楚受辱銑曰關木柙械其次關木索被善曰易服謂著赭衣其次關木索被義篋楚受辱銑曰關木柙械義篋楚受辱銑曰關木柙械索繩也以拘縛之也篋杖也楚荆也善曰漢書曰篋長五尺說文曰捶以杖擊也篋與捶同以之笞人同謂之篋楚篋楚皆杖木

之名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齊曰剔毛髮謂髡刑繞也其次剔他毛髮嬰金鐵受辱齊曰剔毛髮謂髡刑繞也其次毀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腐刑善曰謂其次毀肌膚斷短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良曰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翰曰傳謂禮也刑不上於大夫之表萬人法則刑所以禁小人故不上大夫也士君子不可以不勉勵善曰禮記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銑曰檻圈也穽穿地為坑以取猛獸也搖尾求食謂求矜以自免也遷自矜志節之士為刑所加威力屈折也善曰周禮注曰穿地為壘所以御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曰杜乃獲敘乃穽言威為人制約漸積至此故士善本無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

定計於鮮

平也

銑曰牢獄也勢不可入者謂形勢不可入也吏獄官也不可對者不可辨也此惡苛

刻也鮮明也言人當自史定計度於未萌以兇於身不可對於獄史也臣贊曰以為患吏刻暴雖以木為吏期於不

對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未遇刑自殺為鮮明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

薄塋幽於圜牆之中

良曰暴露榜擊也圜牆獄也周禮曰以

罷民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

濟曰徒衆也隸奴也言既被拘繫見衆何者積畏約之勢

也輸曰何為如此者是積累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彊

顏耳曷足貴乎向曰言人拘繫至此而言不足為辱也旦西

伯伯也拘於菱里銑曰西伯文王伯長也紂以甚賢畏之

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文王也崇侯虎譖西伯於

殷紂曰西伯積善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

伯於菱里王制曰九州李斯相也具於善本作五刑李斯

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相秦為趙高譖乃先行劓墨宮割臍等四刑而後大辟是

貝五刑也善曰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

王之術入秦秦卒用其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承

相二世立以即中趙高之譖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

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

者皆先劓斬左右趾皆殺之梟其首藋其骨肉於市其誅

謗罵詛者又斷舌故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濟曰淮陽韓信

言具謂五刑也下封信為王後有告信反者上用陳平計偽遊雲夢信謁

帝帝乃令武士縛信而械之陳猶徧也言扭械徧於身也善曰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信因行縣邑陳兵出入

文選卷四

二

伏罪 善曰史記曰高祖立彭越為梁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
使掩捕梁王囚之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
敖嗣立尚高祖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
王且暮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
之趙相貫高趙午謀殺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
事皇帝甚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
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
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
告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謀反檻車與詣長安高
下獄曰吾屬為 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清 七淨切善
之王不知也

室

向曰絳侯周勃也呂后崩諸呂欲危劉氏勃盡誅之立
文帝五伯古之齊桓公晉文公之輩言絳侯權勢傾之

言盛於彼也後有告絳侯謀反者遂囚於清室清室囚人
所也 善曰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諸呂而立孝

文後勃被囚已見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 魏其大將也衣
義如淳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

赭

善本又 關三木 魏其寶嬰也赭赤色也罪人之服
有衣字 關三木 關穿三木謂桎械枷也三木在項及手

足也 善曰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書周禮曰上罪桎
拳而握應劭漢書注曰在手曰桎兩手同械曰拳在足曰

桎韋昭曰桎兩手合也 李布為朱家鉗奴 齊曰李布任
音告李音拱桎之栗切

使為將數窘漢王漢王求之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髡鉗
之賣於朱家也 善曰漢書曰李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舍匿
者罪三族布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

計布計之迺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
之魯朱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

汝陰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
上言之滕公許諾侍問果言如朱家事上乃赦布召見謝

拜即 灌夫受辱於居室 濟曰丞相田蚡娶燕王女為夫人
中 灌夫受辱於居室 太后詔列侯宗室皆往賀之灌夫

為丞相所怒乃縛之以其罵坐不敬繫於居室居室田蚡
所居之室也 善曰漢書灌夫字仲孺穎陰人也為太僕

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從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
人相輕重夫過丞相田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

孺有服夫曰將軍迺肯幸臨安敢以為辭請語魏其侯帳
具將軍旦日蚤臨之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洒掃

帳具自且候伺至日中蚡不來夫不憚夫乃自往迎之蚡尚卧駕往又徐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娶為壽失行酒至蚡蚡半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迺效兒女曹啗耳語蚡謂夫曰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李將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胃何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縛罪也籍福起為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置傳舍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刻灌夫置坐不敬繫於居此人皆身至王室如淳曰百官表居室為保官今守官也此及罪至罔加不能侯將相聲聞鄰國伯下至灌夫九人也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翰曰罔言不能引志史列以自裁毀免在於拘執之中此古由今一理人亦何在於不辱也塵埃猶拘繫也安何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
向曰勇怯疆弱皆形勢也勢疆

則勇形弱則怯此亦人情共所知亦何怪也善夫人不能早善本有裁繩墨之外銑曰言不能自裁早至亡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濟曰不能早
墨而稍遲疑則至鞭杖欲引節槩此不亦遠於知幾古人所以重施刑善本有大夫者殆為此也良曰重猶難也言大夫明於事理夫人善本有所不得已也翰曰至於感激義理者則不貪生念顧者義不得已也善曰言激於義理者則不
念父母顧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向曰言父母兄弟已喪無可念矣
善曰言已輕妻且勇者不必死節銑曰勇者不必知義理
子故反問之

曰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良曰慕分於名節也造次自裁耳夫慕義何處不勉焉義者雖怯夫必勉力焉善曰言怯夫慕義以自僕雖怯懦欲苟活立名何處不勉於死哉言皆勉勵自殺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善本作之辱哉縲紲謂拘繫也言我亦識去就何至自沈此辱蓋欲成先人之業故未能死也孔安國曰縲紲墨索也紲繫也所以拘罪且夫臧獲婢妾田能引決沉僕之不得已乎楊維海之問呼奴為臧呼婢為獲言此卑賤之流或有引使自殺者況我不得已言當須自殺也晉灼曰臧獲敗敵所破虜為奴隸韋昭曰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揚海岱淮海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入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婢謂之醜稱也所以隱忍苟活善本作幽字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向曰不藉於生名者糞土中也不言不辭糞土沒世而文采之中者恨於私心有所不盡鄙陋謂修史也

善本不表於後世也濟曰沒死也死於此代文章之士不作彩不表於後世也見於後世來事表見也善曰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善本有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磨滅不可勝記而盡述之唯奇才高遠之人乃稱之也善蓋西伯善本作文拘而演周易良曰廣雅曰侗儻卓異也西伯文王也拘囚也演廣也周易本八卦而文王廣之成六十四卦善曰周易曰易之興也當文王與紂之事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有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城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聖志曰演引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頡篇曰演引也仲尼厄而作春秋銑曰孔子厄於陳蔡還作春秋善見於後世哉乃約屈原放逐乃賦離騷良曰原事懷王遭魯史而作春秋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以諷之也善曰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為楚懷王左司徒博文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

列心害其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左兵失明厥有國語怒而踈之平病聽之不聰作離騷經

良曰左丘明也失明謂無目也厥其孫子臆脚兵也善曰漢書曰國語左丘明著失明未詳

法修列臆至恐其賢於已乃刑斷其兩足而黥之刑斷足曰臆也因此時皆呼為孫臆修作列美也善曰史記曰孫臆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王自以為能不及臆乃陰使人召臆臆至涓恐其賢於已則以法刑黥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臆臆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輕車中主為計謀田忌從

呂覽論十二紀名呂氏春秋而代傳讀之言覽者謂八覽六善曰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為王尊不韋為相國號仲父當是時魏有信陵楚有

不韋遷蜀世傳

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常皆下士嘉賓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受其厚遇乃致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其客八人著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與家屬徙處蜀飲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下獄而非先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秦王悅之此乃書奏秦王後李斯方毀之下獄非囚而後作也遷但取比類以有才不見用而遭刑也善曰史記曰韓非者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末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

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底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
音賢聖善本作發憤之所為于作也向曰底致也言詩三
賢聖發憤之所為也善曰論語曰詩三此人皆意有所
百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爾雅曰底致也
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往古
所字善本無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翰曰述往古
事思來者以作戒也善曰言故述及乃字如左丘無
往前行事思今將來人知已之志
目孫子斷管丁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榮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濟曰策即兵法也言身遭刑餘不堪為用是垂
見已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濟曰遜順也言我不
情自託憤思於不才之辭無能猶不才也善曰論網羅天
語予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

下放失舊聞

向曰言網羅天下放棄亡失之略考其善本

字事綜其終始

銑曰考量綜理也言所述史記稽其成敗

興壞之紀

翰曰稽考壞

上計軒轅下至于茲

翰曰軒轅黃

武為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

十篇亦欲以究天地

善本作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

言濟曰史記凡一百三十卷

向曰究盡也謂人事成草

創未就會遭此禍

良曰草創制作遭逢也言

惜其不成是

以就極刑而無愠色

銑曰當被刑時惜所述作未成故就

僕誠已

善本作

著此書藏之

善本作

名山

良曰言當時無

故深藏傳之其人通邑大都

濟曰其人謂若知音人者通

善曰其人謂與則僕償前辱之責良曰償還也遷恥辱前已同甚者也則僕償前辱之責刑負責於國今史且成可以還於雖萬被戮豈有悔哉向曰雖萬度被刑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銑曰俗人不知難為言之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銑曰且負忠義之節而為臣下者其地不易居下流至賤左有邪佞多生謗議君則信也善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論語曰君子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僕以此善本無語遇遭此禍善無遭字翰曰此語忠義之語論李陵功也重用為鄉里所戮善本無笑翰曰以辱笑是一也為鄉黨辱笑是重也戮辱也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善本無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銑曰垢穢也是以腸一日而九迴翰曰憂思迴復於心腸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銑曰忽忽愁亂貌亡失也不知所往憂

亡也日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佗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每亡也庚桑子曰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良曰斯恥謂被刑也身直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善本有深藏巖穴邪齊曰閨閣臣故旦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齊曰隨時吉凶高下以生也謂小人也言將順從與之通游焉善曰鬻子曰吾聞之於政也知善不行者謂之狂知惡不改者謂之惑夫狂與惑聖人之戒也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字善本有僕私心刺力繆密救切善乎向曰刺戾也繆誤也今雖欲自彫琢曼音辭以自飾銑曰曼美也如淳注同善曰戰國策萬辭以自飾蘇奏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無益於俗不信銑曰雖欲自飾其美恐祗善本作足取辱耳良耳辭要一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翰曰遷自言及死後名也

書不能悉意故

善本無

略陳固陋

翰曰固陋鄙也

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濟曰漢書云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也為常侍與太僕戴長樂相失詔免為庶人

惲既失位以財自娛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見廢內懷不服其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惲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入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遂腰斬之
善曰孫會宗與惲書諫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行朽

善本作朽行二字

穢文質無所底

音旨銳曰底致也善曰論語曰文質彬

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

翰曰先人餘業

謂惲父敞為丞相也常侍散騎宿衛官人也故此言之

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向曰霍雲

謀反惲覺之霍氏伏誅此曰時變也惲以此有功封平通侯善曰漢書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

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

良曰非其任者謙也禍會謂見廢也卒亦終也

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

銑曰蒙暗督正也所不及謂智所不能及善曰爾然竊恨足下

雅曰督正也

然竊恨足下

善本有

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

之毀譽也

濟曰惟思也猥猶曲也言其深思事之言鄙陋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善注同

責惲故言鄙陋愚心以報答此

理又如逆會宗指意以惲為文飾其過善曰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過論語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
默而息乎

善本作默

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

義翰曰若默息不言則違孔子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

其愚唯君子察焉

向曰君子

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

人銑曰謂父敵為丞相也朱輪以丹漆塗車轂十人位在
謂宗族十人乘之也善曰二千石皆得乘朱輪
列卿爵為通侯去聲總領從官與去聲聞政事良曰通侯諸侯也
長與聞國家政事善曰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曾不
諱故為通言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立明正之道以宣布天子
德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音望向日
輔正也言又不與羣僚同心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銑
并力助朝廷遺忘闕失之事
竊偷也素猶空也言不能宣化輔遺是偷安官位食天子
之祿也已負此責久矣善曰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
歟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毛懷祿貪勢不能自退善曰曾
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子不安貴位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良
不懷厚祿
變故口語謂見廢也憚禁在北闕不在常禁人之所謂帝
宮內善曰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上章

者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當此之時
法罰之楊惲上書遂幽比闕公車門所在也

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濟曰夷殺塞止也善曰史記曰

將軍豈意善本無得全善本有首領復奉先人之丘墓乎

塞責善曰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音

惟思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向曰游無欲之道善曰史記

也忘小人全軀悅以忘罪銑曰軀身也忘罪謂悅樂忘昔日

以全吾軀兮竊自思善本無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

以沒世矣良曰沒是故身率妻子勠力耕桑善曰國語曰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濟曰治執作也公君也以給君上之

林漢書注曰充不意當復用此以善本無為譏議善本有

縣官之賦歛

曰言不意會宗以治產業起宅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

室以財自娛為譏謗之議也

不善本作禁向曰人之情好不可止故君父至尊親送其

終善本有有時而既其終亦已掩壙其哀有時而盡也

善曰終謂終沒也既盡也張晏漢書注曰臣之得罪已三

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善曰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

日夏曰嘉平殷曰清祀烹羊烹魚斗酒自勞良曰憚自謂

其終有時哀盡況我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之作多所家本

秦也能為秦聲秦聲擊缶也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善本

字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嗚樂器陶

土為之嗚嗚聲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

擊之以節歌李斯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

秦聲也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日

田作也南山陽地而膏腴以喻其君良曰喻朝政亂也

銑曰一項百畝也喻百官也蕪豆莖也言百官無才若豆

零落不實空有莖而無益於時用也善曰張晏漢書注

曰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蕪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百

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棄

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贊曰田彼南山蕪穢

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人生行樂耳須富

貴何時向曰須待也言國既無道但當行樂欲是日也拂

衣而喜奮袖低仰善本作頗足起舞向曰奮舉也誠淫荒

無一善本無度不知其不可也銑曰樂之極也不知此憚

幸有餘力善本作祿字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良曰糴其

乘貴而出之十分中取一分利也販易也善曰此賈豎

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者十一而稅

之事汚

鳥

辱之處惲親行之

濟曰賈賈賣也豎小人下流也求利則為汚辱之處

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慄

翰曰我在下流之中眾人毀聲

善曰言處下流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為眾惡毀所舉雖雅知惲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向曰雅知者謂會宗也言會宗猶復隨口如風之靡草亦

何求稱善之譽也謂會宗書教其求譽之故乃荅之

善曰楚辭曰世從容而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

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化人善本作者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

本善字

有之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鏡曰董仲舒對策文也求仁義

字下此大夫之意善曰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

利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

者大夫之意也

故道不同不相為謀

翰曰大夫庶人道不

之意也

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濟曰謂復為庶人也

善

論盛孝章書一首

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

良曰西河

也魏文侯所與段干木田子方皆清素節槩之人言會宗

常得其遺風知去就之分理凜然高遠貌也善曰史記

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

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師之

項者足下離舊土

善曰

舊壤子弟貪鄙

謂去

豈習俗之移人哉

性向曰昆戎西戎也其人子弟多貪鄙之

習子之風而移其人心平言我志亦不可遷也善曰毛

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昆夷西

戎也言豈隨懷安貪鄙於今乃觀善本

之俗而移人之本性哉

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

翰曰勉彊旃之也言願子彊為

國家之事無多談以憂及我也

孔文舉

翰曰是書與魏太祖曹操也會稽典錄云盛憲字孝章會稽人也漢末為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江東首望恐人歸之囚禁欲殺之故融作書論之欲使曹公致書於吳以救之書未致已誅矣初盛憲為臺郎路逢童子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答曰魯國孔融時年十餘歲憲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兄弟外堂見親也善曰與魏太祖真預會稽與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推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榮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善曰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向曰公曹也始

五十二善曰公謂曹操言公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

號曰零

殆近惟善本有

會稽盛孝章尚在

善本作

其人困於孫氏

妻孥湮沒

良曰孫氏謂榮也孥子也湮沒謂喪亡也善曰

大傳曰單子獨立

濟曰無右臂曰子言

孤危愁苦若使憂

能傷人此子不得復

善本無

求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

滅亡者相公不能救則相公取之

翰曰齊相公也時相公

者必救之不救則恥弱也言曹公雄霸比於相公欲使救

盛憲於吳故云此善曰公羊傳曰邢亡孰亡之蓋狄滅

也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相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

恥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

向曰孝章

下談文史之士皆依倚孝章以發揚美聲

而身不免於幽執

善本作

命不斯於

且夕銑曰幽執囚也不期是善本無吾祖不當復論損益

之友而朱楊所以絕交也良曰吾祖謂孔子融是二十一

著絕交論譏時人澆薄於交道也言今孝章有此困厄若

不救之是無損益之友而有澆薄之譏善曰論語子曰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漢書曰公誠能馳

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濟曰一介謂單使也長八寸曰咫

善曰左氏傳晉行人子貢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

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

尺之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也善本作矣字向曰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皮相切善孝章翰曰平議也言譏

孝章要一為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銑曰要盛

訓也孝章雖為少年謗議然盛為有天下大賢之名九州

牧伯皆共稱歎善曰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

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

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良曰昔者燕君好千里為以

請以三月得之而駿馬死矣此人以五百金市骨而還君

大怒其臣妄費金也其人曰且駿馬之骨君猶市之天下

必知君之好馬後必有馬自至者後一年果至此則非欲

騁道里蓋欲以招遠近之駿足也言孝章縱非賢良可收

天下名望以救之必知公好賢賢人必至而用之善曰戰

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

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齎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

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

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

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

將至矣於是昔年而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

正之之善本無術實須得賢向曰正猶繼也言漢室危亂

位而繼之繼之之術實宗社將絕公能匡正復其帝

須得賢人而共佐成之珠玉無經定而自至者以人好之

也況賢者之有足乎銖曰經足也珠玉遠在深山廣海且

者有足而君王好之而不來者乎善曰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王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

有足而不至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

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

往翰曰燕昭王卑辭厚幣以招賢人郭隗說曰大王必欲得賢者至先從隗始王乃為之築臺以師事之是發明

主之至心也於是樂毅劇辛鄒衍等至乃破齊國威震諸侯善曰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

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少不

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

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

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

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鄉善本作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臨溺

善本作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以莫有北首音燕

路者矣濟曰向者郭隗勤誠雖如倒懸之急而王不為解

北向燕路著賴王賢明好賢之至乃得羣賢也引去首向

也善曰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

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燕虐其人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

已於水火之中也漢書廣武君曰牛酒以享士大夫北首

燕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善本有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

也善本無也字銖曰稱引謂稱引古義自曹公所知而我

復云曹公崇厚招賢之義也篤厚也斯義招賢之義

因表不悉良曰言因孝章以表見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翰曰范曄後漢書云朱浮字叔元沛國人

也初光武拜為大將軍幽州牧而王莽時

故吏二十石皆引置幕府多發倉廩給其妻子

漁陽太守耿寵聞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書責寵後為大司空坐事賜死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

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淳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乃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實不從其令淳密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舉兵攻淳淳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慎

善本作順字

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

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向曰京城太叔鄭武公少子也

武公夫人姜氏愛太叔而惡長子莊公及武公薨莊公即位姜氏請京城使少子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驕奢不知足且無賢輔乃將欲與姜氏斯襲莊公而伐之莊公遂伐之太叔出奔是自棄於鄭也京城地名太叔號也善曰左氏傳曰鄭武公生莊公及其叔段姜氏愛其叔段欲立之丞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

嚴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己公了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崩太叔寧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伐鄆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伯通以名字典郡

有佐命之功臨人

善本作民字

親職愛惜倉庫

銑曰伯通彭寵字名字謂聲譽

也典郡謂太守也佐命佐天子命也善曰名字謂聲譽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上文而

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為國耳

善曰言朱浮

所以招致賓客者此亦權時救急也即疑淳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族滅

善本作

之計乎

良曰言寵疑淳以引置王莽故吏而有異心欲以此相譖於主上何不詣天子闕下

自陳說所由起兵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作逆為誅夷之事

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

翰曰朝廷天子也柱石如屋下柱石

然受重寄之義善曰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敢指片君故若朝廷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
匹夫勝母尚能致命一餐向曰匹夫勝母皆卑賤無識之人言此無識之人有感一

食之惠尚能致死命以報惠也善曰左氏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對曰不食二日矣食之舍其中問之曰官三年矣未知母之有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而與為公介靈公比

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乃倒戟以御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捨食以饋臣父臣之父且死曰中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一杯羹而亡
豈有身帶三綬職典

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銑曰言寵身帶三官綬綬服飾也大邦漁陽也

良曰言匹夫之類尚感恩惠而寵受天子厚恩深義心生背叛也善曰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前以寵卿間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

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
伯通與吏

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濟曰言其不顏思義而為背叛朝夕與人

言辭拜起豈不厚顏**坐卧念之何以爲心**翰曰言豈不内愧也**引鏡窺影**善本景

何施眉目向曰窺見影也言其**舉措**善本**建功何以爲**

人銑曰舉措猶進退也建立也言進退自思受王**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古鵠夷**之逆謀**良曰休美令善嘉順也

而後飛以喻逆臣子也**拊傳葉之慶祚**良曰言光武封寵為建忠侯可傳復葉子孫慶善福祚也

招破敗之重災翰曰謂謀逆必見破敗也**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

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向曰言寵為叛逆常高論堯舜之義道而不棄

桀紂之惡性故生死可哀**伯通與耿俠游俱起佐命同被義國恩**銑曰上谷

太守耿向字俠游與寵俱起義心佐光武之命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俠游謙讓善本作屢有降挹之言

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良曰降挹臣伏也而伯通心懷不義自矜恃其功以為高

於天下也自矜功曰伐善曰蒼頡篇曰挹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

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

子之功善本有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向曰遼東人白頭豕為奇異

獻之天子翰曰言寵自矜伐其功以為天下第一朝廷之人如寵功者不少亦如遼東之豕自以為為異善曰白

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此六國向曰時伯通自號國為燕故自比於昔者六國之時善曰張

晏漢書注曰齊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

百萬銑曰廓開也勝疆也將猶近有也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良曰所數也

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濟曰幾者假設問辭言今天下廣於六國時而為一家奈何

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翰曰區區小貌結怨天子謂怨

臣禮待故怨此而反善曰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此猶河

濱之人善本作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向曰孟

也以一捧之土塞之難矣而人多見此人不知事宜不量其力亦如寵以一小羣欲結怨以敵天下之心也善曰

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得而方

踰焉入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銑

不肖愚也皆歡樂而立忠義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指盛

之名於時也世謂時者也時良曰言寵之叛逆如病者中風而徒狂內聽驕婦之失

計外信讒邪之諛言濟曰寵常與妻度計軍國事諛虛也善曰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

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兵馬衆多奈何
爲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
止不長爲群后惡法永爲功臣監善本作戒豈不誤哉翰
寵爲叛逆必見誅戮則爲同時立功之臣指之以爲見惡
而戒身也實爲誤哉鑒見也善曰或本云永爲羣后惡
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然東觀漢記亦載此
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
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向曰言光武不計私讎寵忽
逆歸也願留意顧老母幼弟善本弟銑曰若叛逆見誅必害老
母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良曰不義而死而爲見讎者
所快濟曰後見誅斬爲讎者所快也善曰漢書曰寵獨
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手令作記告城門將
軍云今遣子密等至舌蘭卿所速開門出勿誓留之畫即
斬寵頭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
馳出因以詣關封爲不義侯

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善曰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向曰曹洪字子廉文帝觀其辭知琳所爲之作

曰陳琳集曰琳爲曹洪與文帝牋文帝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爲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

善本作

意奢說事頗過

古其實

翰曰破賊情喜放奢侈說事過實賊謂破蜀將張魯也

得九月二十日書

善曰

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項多事不

能得爲

良曰言琳公事多

念欲遠以爲歡故自竭老夫之思

銑曰曹洪

不工爲文辭多令人所歡弄故云自竭其思念使文辭多

帝爲歡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

不可一二粗

祖舉大綱以當談笑

濟曰一二

漢中地形實

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向曰漢中謂蜀也四嶽四方

傳司馬侯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何南陸渾縣南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夫善本作人字揮戟萬人善本作夫字不得進

翰曰彼謂蜀山善曰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

細網奔兕之觸魯縞老古未足以喻其易銑曰駭驚也鯨大

魚網也魯縞細縞也言我軍過彼險固若大魚之破密網

奔兕之觸細縞其破甚易猶未足為喻言更易也兕猛獸

也善曰漢書韓安國曰疆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

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無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

之細者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濟曰天子之兵有征伐

善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疆其古今善本作

字常有良曰不義謂逆也言逆臣常有善曰左故唐虞

之世蠻夷猾夏舜曲曰咎繇蠻夷猾夏冠賊姦宄周宣

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翰曰言夷狄大國之

荆大邦為讎書云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此斯皆憑阻恃遠

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

之地勢言中庸處之近難以急取也殆近也倉卒謂急速

也善曰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人事有關於

官豎者莫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序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

然向曰來命謂文帝書陳被賊妖惑之罪曠蕩威大也豈

不信然謂豈不如此也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

凶邪之心肆蠱惑之政天兵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

婢袂反良曰夏殷桀紂也無道所以喪亡苗有苗不歸舜

舜命禹討之扈有扈氏威侮五行並為暴亂故以見斃斃

死也善曰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不我之所以克彼

率汝徂征又曰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

之所以敗也

翰曰有道則勝無道則敗克勝也

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

日

商紂也周武王也言若非有道伐無道不然則紂與武王何以不敵也蓋為紂無道故然

善曰左氏傳闕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

昔鬼方蠱昧崇虐

善本讒凶殷辛暴

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

盟孟津有再駕之役

向曰鬼方句奴也蠱昧言其自不分別是非也崇侯武紂之臣好讒邪也

殷辛紂也此三者皆下等也科等也高宗伐於鬼方三年乃克文王伐崇侯武且遷修德武王伐紂至于孟津而還

歸是再駕役難也善曰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

王開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修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

孟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

善本無焉字說曰殪一也武王既退盟津之師

然後一服戎衣而勝殷紂成此武功也善未善本作有日尚書曰大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星流景集

善本作

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

焉

善本作也字良曰焉何也星流景集舉霆擊言疾速也古之聖賢皆積年歲以克敵何有疾速長驅山河之

間朝至暮勝苦今日之盛威也景日影馳風奮舉捷勝也善曰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

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

翰曰彼謂張魯也逮及也

有德則余無道則滅由此見之則張魯固不及下愚之人則又知中才守險不如如此則明矣不然猶不如也善曰

彼張魯也下愚指鬼方等

在中才則謂不然

善曰若中才守而求示乃之則不可得也

以為彼之愚稔雖有孫田墨鼂而猶無所救竊又疑焉

向

來示謂來書也稔積也孫孫武田田單墨墨翟鼂禽滑釐言來書乃至以為張魯愚稔雖有田單奔牛之智墨翟

巧之道禽滑釐之辯無所殺之又將疑此理為不然也善曰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

崔妙機械之巧田單駒奔牛之詐孫吳勒八陣之變猶無益也何者濟曰自發問上文古

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
王還師說曰三仁謂殷三人在朝武王乃還兵也善曰論語
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兵於盟津諸侯晉曰商可伐矣武
王曰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聞殺王子宮奇在虞晉不
比干囚箕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宮奇在虞晉不
加戎說曰官之奇虞之賢臣晉欲伐虞以宮之奇在朝而
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
唇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乎弗聽官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
臘矣在此行季良善本猶在彊楚挫謀也說曰季良隨使臣
也不再舉矣季良作梁猶在彊楚挫謀也楚將伐隨知季
良在而不為伐挫止也善曰左氏傳曰楚王侵隨隨使
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
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隨為
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
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暨至眾賢奔紂三國為墟明其無
注曰季梁隋賢臣也

道有人猶可救也

翰曰暨至也眾賢謂上三仁及宮之奇

不用此眾賢之謀奔紂於外而三國已亡且夫墨子之守

縈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械堅不可入

向曰公輸子為雲梯將以攻宋

墨翟聞之乃往解衣帶繞以為城以箸為械公輸之攻城械

已盡矣而墨子之守不可入言其有道而妙也縈繞垣城

也械戰軍器名善曰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

見公輸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城械

盡子墨子之守圍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

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吾不言之王

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

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人已持守圍之器

在宋城上而待楚冠矣雖殺臣若乃距陽平據石門陽平

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

古關各石門古鎮名並在蜀善曰周地圖記曰褒谷據

西有古陽平關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石門在漢中之西

八陣之列向曰據布騁馳也八陣謂孫吳兵法善曰雜

兵書曰八陣一曰方陣二曰圓陣三曰牝陣四

曰文陣五曰武陣六曰長陣七曰短陣八曰中陣九曰左陣十曰右陣

十一曰前陣十二曰後陣十三曰左偏陣十四曰右偏陣十五曰中偏陣十六曰後偏陣十七曰左偏後陣十八曰右偏後陣十九曰中偏後陣二十曰後偏後陣

二十一曰左偏後陣二十二曰右偏後陣二十三曰中偏後陣二十四曰後偏後陣二十五曰左偏後陣二十六曰右偏後陣二十七曰中偏後陣二十八曰後偏後陣二十九曰左偏後陣三十曰右偏後陣三十一曰中偏後陣三十二曰後偏後陣三十三曰左偏後陣三十四曰右偏後陣三十五曰中偏後陣三十六曰後偏後陣三十七曰左偏後陣三十八曰右偏後陣三十九曰中偏後陣四十曰後偏後陣四十一曰左偏後陣四十二曰右偏後陣四十三曰中偏後陣四十四曰後偏後陣四十五曰左偏後陣四十六曰右偏後陣四十七曰中偏後陣四十八曰後偏後陣四十九曰左偏後陣五十曰右偏後陣五十一曰中偏後陣五十二曰後偏後陣五十三曰左偏後陣五十四曰右偏後陣五十五曰中偏後陣五十六曰後偏後陣五十七曰左偏後陣五十八曰右偏後陣五十九曰中偏後陣六十曰後偏後陣六十一曰左偏後陣六十二曰右偏後陣六十三曰中偏後陣六十四曰後偏後陣六十五曰左偏後陣六十六曰右偏後陣六十七曰中偏後陣六十八曰後偏後陣六十九曰左偏後陣七十曰右偏後陣七十一曰中偏後陣七十二曰後偏後陣七十三曰左偏後陣七十四曰右偏後陣七十五曰中偏後陣七十六曰後偏後陣七十七曰左偏後陣七十八曰右偏後陣七十九曰中偏後陣八十曰後偏後陣八十一曰左偏後陣八十二曰右偏後陣八十三曰中偏後陣八十四曰後偏後陣八十五曰左偏後陣八十六曰右偏後陣八十七曰中偏後陣八十八曰後偏後陣八十九曰左偏後陣九十曰右偏後陣九十一曰中偏後陣九十二曰後偏後陣九十三曰左偏後陣九十四曰右偏後陣九十五曰中偏後陣九十六曰後偏後陣九十七曰左偏後陣九十八曰右偏後陣九十九曰中偏後陣一百曰後偏後陣

曰牝陣五日衝陣六日輪陣 騁奔牛之權向曰田單守即墨城乃率城牛千餘頭盡以五色爲龍文橫致刃於角束葦草灌油括於牛尾火燒之鑿城爲穴夜縱牛出壯士五千隨其後牛驚痛而怒奔突燕軍燕人驚亂死傷無數善曰史記曰田單爲將軍破燕城時以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人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成皆復爲齊焉肯士崩魚爛哉向曰言張魯若昨乃迎襄王於莒法以布行列又用田單之權智何肯潰敗也土崩魚爛謂潰敗也善曰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魚爛而亡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濟曰設令據守之人無有巧拙不由

賢愚則其攻城者皆可攀附而上之則公輸已墨翟之術上於朱城樂毅已拔齊於即墨矣即墨城名

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向曰不敏猶不達也文帝言用

賢智不救無道之國我未之聞於前古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矣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前聞蓋

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一侯切翰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縣駒居是焉而齊右之人皆

善曰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洺今云過故高唐效王豹之謳歌也善曰孟子淳于髡曰昔王豹處淇

而西河善謳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此游睢惟渙者文當過高唐者效縣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

學藥績之綵翰曰睢渙二水名其處人能織藻績錦綺有游於此者亦將學其風上所爲也善曰陳

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傳云睢渙之間聞出文章故其黼黻絺繡日月華蟲以奉于宗廟御服焉聞

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之善本無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

翰曰我近自入益部乃亦仰司馬長卿揚雄王褒之遺風將述文辭也間猶近也子勝猶小子也斐然彊進之貌

善曰司馬相如揚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跂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論語曰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輕其家立謂為情靖人是何言歟謂舊日也乃汝也魯人不識孔丘聖人乃云我東家立者吾知之矣言輕孔丘也言汝輕我如家立謂我文辭皆情人所作是何言歟怪辭也善曰鄭君為東家立也原曰君以鄭君為東家立以僕為西家夫駮綠驥垂耳於林善本有垆牧善本無鴻雀戢翼愚夫邪

於汙池良曰駮驥良馬也垂耳謂未效用其力故耳垂也善曰弔屈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雅曰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垆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列子楊朱謂輟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梁王曰鴻鴈高飛不集汙池

鳥外廐之下乘也濟曰輟輕也廐育馬所善曰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借道乎

公曰此晉國之寶也荀息及其善本無整蘭筋揮勁翻向日取之中廐置之外廐

陵厲清渟顧盼善本作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蘭筋馬筋節堅者千里足也善曰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蘭筋豎者千里

於六駮補哉向曰厲高也陵高濤清渟也顧盼千里馬也言此亦可謂高飛遠逝豈可借翰於六駮之駿乎晨風鸛也六駮馬名善曰爾雅曰晨風鸛也毛詩曰鸛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偃牙食虎豹恐猶未

信立言必大噓其也洪白翰曰立虛噓笑也善曰孟康漢書注曰立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無立言二字漢書曰趙季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又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又與吳季重書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吳季重荅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善曰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薨周

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衆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

遂據江東內連蜀漢與劉備扣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良曰魏志云阮瑀字元瑜陳留尉氏人也宏才卓逸不羣於俗曹公為司空召

為軍謀祭酒轉丞相倉曹屬初孫策與曹公俱事漢後孫氏割據江東稱吳王

曹公與此書說以禍福令歸事漢孫權策之弟善曰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

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善本有猶姻媾之

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尚淺也銑曰猶如也言姻媾之義亦如舊不移曹

公以弟女配策之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言所以違異而恨者恨中間連事結好相知日淺旋即離絕矣善曰

爾雅曰婿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

小弟匡又為子章取孫貴女皆禮辟策孤懷此心君豈同哉弟推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濟曰孤曹公自稱每覽古今所由改趣由有改趣向者因豈同謂豈不同也

緣侵辱或起瑕釁善本作心忿氣善本作危用成大變翰

因事緣情有所侵奪恥辱乃起瑕釁者心有怨忿心氣危勇用成大變變亂也謂下韓信善曰心既忿恨意不自

安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良曰韓信為楚
祖乃徙為淮陰侯信因此遂反是傷心失楚也初光武以
彭寵為漁陽太守大將軍持功高欲帝以殊禮待之及後
見上上臨之與羣臣無異乃懷怨望遂反叛也善曰漢
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
疾不朝由此日怨陳希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希所
而家臣謀夜詐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
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
以此懷不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
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盧綰嫌畏於已隙英
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失望也
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銑曰陳希反高祖與綰俱擊
事覺高祖召綰綰稱疾不行則是疑畏高祖已有嫌隙故
爾淮南正英布聚兵謀反為中大夫賁赫上書告之事既
漏洩布便發兵此皆事之緣情而為之反也善曰漢書
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希燕王盧綰亦擊
其東北希使王黃求救於匈奴匈奴亦使其臣張勝於匈奴
勝至胡燕王藏茶子衍亡在胡見勝曰公何不令燕且緩

綰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迺令匈奴兵擊燕
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道所以為者綰懼
迺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使得為匈奴間而陰使范齊之
齊通謀希所上使使召綰綰稱病於是上曰綰果反矣乃
遣樊噲代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
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同旁郡警
急賁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孤與將軍恩如骨肉日
將軍謂孫權也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骨肉兄弟也
翰曰本州本朝也言權既授江南之地漢又不奪其國令
不屬本朝以為阻絕豈若高祖奪韓信之國捐棄舊情以
致於怨恨乎蓋自逆臣道也淮陰韓信也善曰揚州舊
屬江南江南之地盡屬焉今魏徙揚州於壽春而孫權全
有江南之地故不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而孫權全
春屬魏魏揚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也抑遏劉
馥相厚益隆寧放方朱浮顯露之奏濟曰遏絕寧放學
也壽州刺史劉馥每

請伐吳而曹公常過絕不許蓋相厚之情崇也漁陽太守
敢寵見光武有怨色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曰寵
恃功欲握手交歡今既不然故怨矣曹公自言與權相厚
豈學朱浮明露進言於天子以論權非乎奏謂進言於天
子之難謂蔽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揚州刺史後漢書曰朱
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無匿張勝貸他故之變張勝
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燕王盧綰之臣也高祖與綰擊陳
豨陳豨求救於匈奴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
亦使張勝於匈奴求救勝至胡乃為人所說曰公何不令
擊燕兵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殺勝勝還報綰前意綰
乃許論他事以脫勝家屬此為匿藏張勝而恩貸之故以
為亂變言權無此皆是自為之也善曰張勝有故於胡
盧綰匿之而加恩匪有陰構從本賁音赫之告王英布陰
謀反叛其大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向曰言非與盧而忍
夫賁赫告之絕王命明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善本有也字翰曰王

謂朋友也曹公相屬言權所以絕命弄交實為誦佞之人
所構作會合也當非權獨成也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
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碩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
形設象易為變觀辯利故能動聽因形勢以設比象故易
敗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也善曰戰國策曰曾參殺人
有告曾參母母不信又有人告之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
告之母乃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善本有丈夫雄心能
無發憤善本作憤發二字濟曰辯佞之人相示以禍難之
日周瑜云受制於人昔蘇秦說韓蕭以牛後韓王按劍作
色而怒雖兵折舌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向曰蘇秦說
雞口不為牛後今交臂事秦何異牛後乎以大王之賢有
牛後之名竊為大士羞之韓王作色攘臂曰寡人雖死不
能事秦當是時韓王雖兵敗地割亦不悔此辯佞巧辭以
發怒其情也折猶敗也善曰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

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彊韓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延叔望戰國策注曰尸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辟計反鏡曰仁君權後非也臣勇氣也緒順嬖寵也言權年少勇氣方盛願信所寵之臣也善曰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既懼患至兼懷忿恨韓曰患謂敵國之患難也不能復遠度各孤心近慮事勢濟曰孤心謂曹公之心遂齊夷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良曰齊持也秉執也言權持相輕薄之史計執翻然高飛之成議議謂眾言加劉備相扇揚事結豐連推而行之向曰劉備蜀帝也權與之結好聘問相通以為影援豐罪也相推而行行不臣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鏡曰暢通也言我想通孫權本心不願此事劉備扇揚而成孤以善本有薄德位高

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

翰曰往屬漢朝喪亂今幸將欲泰平也運會也盪善本

宇平天下懷集異類

良曰盪除也言我除天下逆亂四方夷狄懷德而來也異類謂夷狄善

異類夷狄也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

向曰姻親厚援皆謂權也謂相援護也常恐海內多以相

責以為老夫包

善本作苞字

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濟曰海內

天下也老夫曹公自謂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定其意其後羣臣言伐胡者殺之曰胡兄弟之國也何以為伐之胡君於是謂鄭之親於已遂不備鄭鄭於是襲取也曹公與孫氏親姻恐天下相責望為我包藏禍心有此謀之詐也善曰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有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羣臣曰吾所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人

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說曰言權恐我陰有詐謀以

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戰事善曰小

事忿恨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謂曹孫也以明雅素中誠

之效濟曰雅素猶平生也抱懷數年未得散意向曰抱此平

上日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

水軍所能抑挫善本有也字說曰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

疫死者大半而曹公此時以避惡地非瑜抑挫者取言敗也赤壁謂江岸赤也役難也江陵之守物

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公北還

留曹仁於江陵周瑜守之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奔城而走

又云物盡穀殫移入還師非瑜侵敗之亦謬矣物謂軍資

也殫盡從移侵陵也善曰赤壁地名在荆州下吳志曰

曹公臨荆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

俱進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船引退士卒飢疫死者

大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

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善本有

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向曰荆本非吳分謂屬蜀也

地入吳也志望益權國之地故曰異其餘也非相侵割者

言無傷於孤也善曰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以與

君實與取餘地耳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思計此變無傷

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思計此變無傷

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良曰我思計權此變亂亦

迷於臣子之道不復還悔其心善曰言我高帝設爵以

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美君之負累瑞力豈如二子是

以至情願聞德音說曰高帝即位田橫逃海中帝使謂之

引也朱鮪守洛陽光武招之曰來爵位可保吾不食言河

水在此故曰指河為誓言權負罪累何如二人也豈猶何

也是以曹公見田朱之事故願教孫權歸漢之言德音猶
美譽善曰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懼
誅與賓客亡入海上恐其久為亂遣使赦橫曰橫來大者
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
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
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
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驍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
爵可保況誅罰乎上指水曰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毛詩曰
德音不忘
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並善本作九
江貴欲觀善本有灤又子小**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
入攻戰之計也善本無也字濟曰譙國名載乘也九江流
所略當移其人居也故曹公觀其形而安定之非有攻吳
之計善曰魏志曰建安十四年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
水軍自此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
所畧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廬江九江蕪春廣陵十餘萬
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將恐議者大為已榮**
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灤祖了切

自謂榮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戶十餘萬渡江
入吳恐權之君臣議者大為已國之榮以自得長無漢患
重以此事當未肯迴情事漢也西患謂漢也善曰左氏
傳楚子曰安人**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
之亂以為已榮**北**向曰達謂達理者規度兆見也善曰金**是故子胥知姑**
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蘓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濟曰吳王不用伍子
之必亡故子胥曰臣恐麋鹿游姑蘇之臺言國云荒廢故
為麋鹿所游姑蘇吳臺名智伯晉卿也專權疆盛請地於
趙趙不與之因韓魏共圍晉陽韓魏反之於外趙應於內
智伯弟智果必知其兄為趙所擒乃改姓輔氏而智伯遂
亡此乃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伍被謂淮南王曰
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合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
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國策曰智伯伐趙趙亡
魏圍趙於晉陽張孟談陰見韓魏之君曰智伯伐趙趙亡
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
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

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楊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游不

同吳禍濟曰穆生者漢楚王戊門下客穆生嗜酒王常設

病免而去鄒陽事吳王王後楚王吳王並與七國連反誅也穆生鄒陽皆不見禍

難此亦慮未形度未兆也善曰漢書曰穆生嗜酒楚王

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曰鄒陽仕吳吳王此四士

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良曰四士謂子胥

此戒權通變以歸漢也善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良君所

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

哉甚未然善本有也字韓曰相計土地人力我豈少乏不

者言能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

也向曰但論慎逆不在夫水戰千里情巧孝萬端銑曰謂

巧越為三軍兵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

長難衛也韓曰越伐吳越為三軍潛度當吳中軍吳軍大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伏兵從夏陽以木甕引兵將渡之魏

魏王豹出其不意驚而引兵逆信信虜豹夏陽地名向

曰言江河雖闊長遠難為衛護亦不可恃也廣闊也善

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子

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漢書曰

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

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迎信遂虜豹而歸凡事有宜不得盡言良曰事有權

盡言也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似為善本無之威賜重

敵人之心將修舊故之好乃張心事之形勢更似以威相

脅重生敵人疑阻之心也敵人謂權也然有所恐恐書無善日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脇敵人

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挾謂其力盡適以增驕善本不足相動向日赤壁自引軍

已有傲志今復在遠而我起慰問之書以納勤誠而辭順意小亦謂盡力恐恃赤壁之役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也

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自謀之效學圖謀也昔淮南信

左吳之策善本有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

夫不寤終為世笑銑曰漢淮南王劉安謀反信其臣左吳

九泥東封函谷關此萬代一特也光武時彭寵反皆受親

近婦人及官吏之計此三人皆不寤事理以見亡滅為時

人所笑也善曰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左吳等

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出入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

天水人更始亂囂亡歸天水招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

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彊

元請一九泥東封函谷此萬世一時也囂書梁王不受詭勝

心然元計遂反彭寵已見朱浮與耿寵書

寶融斥逐張玄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仁善本無君少留

意焉翰曰梁孝王怨袁盎遂與公孫詭羊勝陰謀刺殺袁

王出之詭勝皆自殺上遂怒解也不受謂出之後漢寶融

行何西大將軍事聞光武即位欲心歸光武辯士張玄說

融不可歸漢宜各據土地可為六國也融不從其言乃斥

逐之使策歸漢光武封為安豐侯檢校大司空二賢梁王

寶融也既覺謂覺其事理也願權留意察前事思禍福也

善曰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

人刺殺爰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按梁事捕

公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猶解范曄後

漢書曰寶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事

選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辯士張玄遊說西河曰

今各據土宇與隗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融召

豪傑計議遂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賜

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若能內取子布

外擊劉備

良曰張子布吳臣也權委以文武內外之

以效

赤心用復前好者

善本無者字

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

爵坦然可觀

然寬也

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

安全之福

向曰謂不

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

向曰謂享

榮受利二

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忍不

善本作加不忍字

罪所謂小人之仁大人

善本作仁字

之賊大雅之人

善本有不肯字

為此也

鏡曰忽迷婉親也二人謂劉備張子布曰言孫權親此二人不忍加罪則為小人也若海內之人以

起兵甲是害大仁道也賊害也大雅謂君子善曰婉猶親愛也二人劉備張昭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

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

去恨順君之情更以

善本作與字

從事取其後善

韓曰若欲歸漢憐子布不

忍加罪願與俱來我亦能傾心除去宿恨順權之情更以子布從事任用於朝取其後善亦掩前惡善曰史記曰

王溫舒徒諸名禍猾吏但禽劉備亦足為效開設二者審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

處一焉

向曰效功也開設二者設內取子布外擊備一也若憐子布但禽劉備是二也此二者審詳處置其

一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

良曰荆揚州漢將得吳降者

皆言交州為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

濟曰吳交州刺史遣使通曹公權覺之執而囚焉又揚州

刺史劉正禮濟江保豫章以距權命不承吳執事之故也善曰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公相

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亂疫旱並

行人兵損減各求進軍其言云云

銖曰謂吳遭疫旱人兵損減漢將各求進軍乘

樊擊吳云云謂辭孤聞此言未以為悅

良曰謂憂人然道多路而不能載也

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

翰曰未信有降者自謙之意也言吳

有旱疫之災若乘遇此敵以襲於人君子所不為也我亦
不許諸將進軍幸猶遇也善曰左氏傳曰秦飢使乞雅
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
背施無親幸災不仁
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良曰言
區然以憂百姓庶幾猶慎望明德謂孫權言我與望君來
昭然為副貳言不勞兵馬而得君來是於孤更益貴也
是故案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
孤虚心迴意銑曰案止也守次不前也言止兵守道而不
孤謂思恩及我也虛心謂寬心能容納衆善之言善曰
左氏傳曰晉欒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
其交使在是善本無**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
之義濟曰詩云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袞冕君之上服也
仲山甫補之善補過言權若來降是補前過矣易云
牽復吉言相引復歸順道**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
以為善也牽引也善注同

易之而已良曰言若去逆歸順宴游明時爵祿榮美亦如
龍魚濯鱗於清流之水如鳥飛翼於高天之衢
路來降之時正在
此日易勉而已

與梁善本無**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善曰典略曰質
梁字

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
質書漢書曰魏郡有朝歌縣

魏文帝翰曰朝歌縣名時文帝為魏王
太子在盟津小城與質此書

五月二善本無**十八日丕白李重無恙**向曰丕文帝名李
二字

也言無憂者猶言季重安**塗路雖局官守有限**善曰小雅
否善曰爾雅曰恙憂也

孟子曰吾聞有官守者不**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謂曰願言
得其職則去五臣注同

良猶實也任堪也善曰毛詩曰願**足下所理**善本作
言思子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良曰謂質所理朝歌僻左遠路書
問難以致見故增勞也簡見也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

南皮縣名文帝嘗與質同游焉六經謂詩書禮樂易春秋百氏謂百氏諸子書善曰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莊子

孔子謂老朗曰丘治謂書禮樂易春秋大經彈碁間設終

以博弈善本作六博二字向曰彈碁博弈並戲玩之事善曰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台黑碁各六枚先

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銑曰娛樂也哀箏謂箏聲馳騁北場旅食南館

濟曰旅衆也善曰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士衆謂未得正祿所謂無人在官者浮甘瓜

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良曰匿沒也同乘

並載以游後園翰曰同乘並載連車騎輿輪徐動賓善本作參字從無聲

向曰輿車也徐緩也賓從謂侍從之人無聲謂嚴懼也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

來愴然傷懷銑曰茄笛類言物極則反樂極則哀故愴然傷懷善曰列女傳陶荅子妻曰樂極必哀

莊子仲尼曰樂未畢哀又繼之余顧而言斯樂難常濟曰我相顧而言此樂難常如此足

下之徒咸以為然良曰足下謂質徒謂諸友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

長逝化為異物翰曰元瑜阮瑀也長逝死也化變也異物謂生死為物各異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又何足慮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體郭象曰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向曰每一念樂死生方今皆異物也

藝賓紀時景風扇物銑曰仲夏五月律中蕤賓夏至之日景風至也善曰禮記曰仲夏之月

律中蕤賓易通卦驗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善本有駕字而邀

善本無邀字游北遵河曲濟曰時駕車馬而為邀游遵循也從者鳴茄以啟路

文學託乘於後車良曰啓路謂引前也文學官名託附也

時帝為太子故文學附乘後車以從前

也善曰毛詩曰命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韓曰

謂此時不同時也特物雖是而友朋非舊我心相今遣騎

到鄴故使枉道相過平行矣自愛平不白向曰騎使也鄴鄴

云枉道行矣自愛謂勉行政治自愛聲譽善曰老子曰聖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濟曰是時魏都疫病諸友多死故與質此書叙情也善曰典略曰

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銑曰行謂四時

往復也善曰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古之思何

可支濟曰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此歎三年為遠況四年思何支持也過之為過三年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雖書疏往反善本作未足解其勞

結良曰結謂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

遊痛可言邪翰曰逝逢也徐幹陳琳應瑒昔日游處行則

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更相失向曰輿車也每至觴酌流行

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

善本有也字銑曰樂極不知所以言故不自知樂謂百年

已紀分去可長共相保濟曰百年之歡是已何善本有數

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良曰零頃撰其遺文都為一

集善曰廣雅曰撰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

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翰曰壤土也可復道也觀

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皆善本無能以名節自立向曰

護拘鮮少也言古今文人例不拘細行文章或負小瑕少

能以美名奇節獨立於時善曰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

大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本作憐寡欲有箕山之志

可謂彬彬君子者矣鏡曰許由隱箕山言幹之才文質兼

貌偉長徐幹字善曰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相

子新輪雍門周曰身材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

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濟曰

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典雅足傳後代言此子之文為不

朽也善曰文章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曰以為

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德璉力

號曰中論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良曰德璉應瑒字斐然彊為之辭述

成章又曰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

述而不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翰曰言

志而死矣間善本有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粉淚既痛逝

者行自念也向曰間時也痛死者逝去行復自念於已孔

璋章表殊健微為繫富鏡曰孔璋陳琳公幹有逸氣但未

適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濟曰適盡也言未盡美

人也善曰言其詩之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良曰元

善者時人不能逮也

字記亦書類翩翩美貌言仲宜獨自善於辭賦惜

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翰曰仲宜

善辭賦其體稍弱不足起文至於或有所善妙者雖占人

無過也善曰言仲宜最少續彼衆賢自善於辭賦也續

或為獨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

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伯牙善鼓

琴而鍾子期妙知伯牙琴音故鍾期死而伯牙絕絃不復

鼓琴痛知音之難遇也衛人殺子路而醢之仲尼盡覆之

也逮及也善同向注諸子但為未及古人亦善本作一

時之偶也銑曰諸子謂徐陳應劉阮王也言今之存者已

不逮矣濟曰言今文人存者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善本

字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良曰言後生文章亦有可畏而難

矣不及見來者之文也來者亦後生也善年行已長大

日論語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年行已長大

所懷萬端翰曰謂為太子時有所慮至乃善本無通夜不

瞑銘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

言年已善本無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向曰通連

言思慮志意不類昔日已如老翁也向曰光武漢光武也

更猶歷也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賜隗囂書曰吾年已三

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銑曰言

非一狀浮語虛辭耳光武年與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

之光濟曰文帝因謙非才實而居太子之位也善曰法

予曰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動見瞻觀何時易去乎

予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與星也良曰言既非材而勉重位與勳

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良曰言既非材而勉重位與勳古人思秉

皆月南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爰古人思秉

善本作燭夜遊良有以也翰曰乃思少壯之時真可努力

炳字攀援而駐之故秉燭夜遊實有以也善曰古詩曰少壯

不努力老大乃傷悲莊子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時不可止

消息盈虛終則又始古詩曰書短
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秉或作炳
項何以自娛頗復有所

述造否善本作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向曰項近娛樂

作文章無於邑謂不得志也裁制
也善曰楚辭曰長呼吸以於邑

與鍾大理書一首銑曰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繇有玉玦意願得而難公索使弟子建因人說
之繇即送玦太子作書與之爾善同銑注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濟曰孔子云君子比

如珪如璋此蓋美之也晉之垂棘魯之璆德於玉焉願顯印印

珪璋亦玉也善注同綠楚之和璞良曰皆美玉名善曰垂棘見下文左氏傳

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魏田

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

父耕於野得玉徑尺以獻魏王王召玉工觀之工曰此天

下寶也王問其價工曰此價無以當之五城之都可以一

觀之王乃賜獻玉者千金此言萬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向

疇昔謂古也將來謂自古全今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

善曰孔子家語曰流聲後裔

銑曰晉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好其寶遂

計之晉既滅虢還而滅虞以復其璧是為雙禽禽獲也

善同和璧入秦相如抗節濟曰趙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

趙王使蘭相如奉璧於秦王相如視秦無意與成相如乃

前日璧有瑕請指示王王乃以璧即授相如相如持璧怒

髮衝冠曰觀大王無與城意臣復取璧王必欲殺臣臣頭

與璧俱碎於柱矣抗立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抗節屬義

通乎窮見玉書稱善本有玉白如截肪方黑譬純漆赤擬

至德雞冠黃侔蒸栗良曰截割也肪猪脂也譬比也雞冠雞憤

有如此色也善曰王逸正部論曰或問土符曰赤如雞

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

在腰曰側聞斯語未都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

景行私所慕仰如思古人德如高山賢明之行私心所慕

仰也善曰毛詩曰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良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善本有也字向曰四寶謂上白黑赤黃之寶

也邈遠言秦漢已來無有良王此此四也求之曠年不

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其真也果遂常思見良寶有

如飢渴今終未副此情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近日

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抃下會

君侯謂絲也玦帶飾美玉為之也言聞此寶笑而撫手也

會謂笑手同發會合喜心也撫手曰抃善曰說文曰抃

拊手也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善曰未是以令舍弟子建因

荀仲茂時從容喻鄙旨良曰因仲茂時為子建先容以勸

意也善曰荀氏家傳曰乃不忽遺厚見周稱乃不輕遺

荀宏字仲茂為太子文學我所願厚見周至以稱述謂絲

有書也善曰周稱謂絲書也郭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

跪發五內震駭向曰謂騎使從郭都還到盟津銑曰匣

五情震駭善曰絲在郭城太子在孟津繩窮匣開爛然

也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

滿目濟曰繩繫匣也言繫繩去盡匣開見玦故爛然光色

氏之易煥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良曰蒙暗也

爛兮其滿目帝議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城十五城秦之所易

者言亦不損我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

此價乃得奇寶向曰趙使相如奉璧於秦即昭王坐章臺相如詭奪即上

所述也言美觀則如昭王而欺奪之事則無矣乃真惠我

也詭猶欺嘉貺益腆敢不欽承厚欽敬也謹奉賦一

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善曰典畧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人優劣

曹子建

楨白數曰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迄

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

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

翰曰漢南荆洲也鷹揚謂文體抑揚如鷹漢飛揚也

朔北也

善曰仲宣在荆洲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在冀州表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絮如霜

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土之次

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

也

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

振藻於海隅

向曰青土謂青州海隅東平藻文也

善曰徐偉長居北海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

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

足下高視於上京

濟曰是下謂脩也其文最高故云高視上京謂帝都也

善曰德璉南頓人也

近許都故曰此魏脩

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

家自謂抱荆山之玉

良曰珠寶也向曰言人皆自以其才如玉也

高誘曰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江湖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

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頃八

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翰曰該適預下悉盡也八紘八方也言此才子我太祖乃設天

網下垂於八方遍掩而取之今盡在此京都矣

善曰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彌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淮南

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紘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騫

許言切

軒絕跡一舉千里也

善本無也字銑曰騫高飛貌絕遠也言文章猶不能高遠善曰韓詩外傳

蓋胥曰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

善本有與司馬長卿同風辟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善本無

也善曰東觀漢記曰馬援誡子嚴書曰敗杜季良而前有

書嘲之反作論去盛道僕讀其文濟曰子建前有書與陳

論其盛道而讚美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善曰列子曰

鍾子期吾亦不能妄善本作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鍾曰

期知音聽必不失至今稱之我亦不可也善本有著述

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且其文有不善善本有應時改

定善曰荀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昔丁敬禮堂善本作作

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善曰若人辭不為也言我

以小才不過此入辭不為潤飾也若人謂此人善曰論

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若人謂敬禮也

論語子謂子賤君子哉若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欽曰語

人包曰若人若此之人也我潤飾其文君何所疑難善本作吾自得之後

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向曰佳好也但為我潤飾之吾常

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

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善

作之見也濟曰孔子文辭亦與人通流其議乃成焉翰

未置一辭過此已往作者而言不病者我未所見也善

曰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禮記魯哀公曰嗚呼尼

父史記曰孔子文辭有可與共者至善蓋有南威之容乃可

以論於淑媛于有龍淵泉字之利乃可以議於善本作

斷丁割向曰南威美女也龍淵寶劍也淑美也媛姬也美姬君王之後宮者有美女之容乃可以論後宮之位有寶劍之利乃可議其斷割此言知音者可得論其文章也善曰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日不聽朝遂推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國者爾雅曰美女為媛戰國策蘇秦說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陸羽牛馬水擊鴈鴈劉季緒戈不能建於作者而好詆丁訶哥文章拈居之利病銑曰逮及也拈偏撫拾利善病惡也言偏拈人善惡善曰摯虞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著詩賦頌六篇說文曰詞大言也又曰拈偏引也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於下者甚衆而田巴毀罪五帝三王五霸而稷下服之者有千人皆亦毀也五帝謂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三王夏殷周五霸秦繆楚莊齊桓晉文宋襄也翰曰魯仲連聞田巴毀五帝往見而謂曰今楚軍南趙伐高唐亡在朝夕今臣將罷南陽之師還高唐之兵所貴談說此之謂也如先生之言有似梟音人背惡之田

巴於是杜口易業終身不談也善曰漢書鄧公謂景帝曰內杜忠臣之口餘同濟注劉生之辯未若

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善本無歎字息乎翰曰劉季緒詆訶之

辯且不如田巴今人談如仲連才過季緒者求之不人各難豈可不歎息此辯哉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

有好尚蘭茝待昌孫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

良曰蘭茝孫蕙皆香草呂氏春秋昔有人身大臭妻妾親戚為能與居此人自居於海畔海畔有人除其臭晝夜隨

之亦如文人所鑒各異善曰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善本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也

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向曰咸池六莖黃帝顓頊樂也而古今所

其樂之而墨子著書乃非之豈可言不可也鑒文好惡類於是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漢書曰顓頊

作六莖樂墨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

說必有可采擊轍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

向日往之也一通猶一卷也擊轅野人歌也植言今之我
少小所著文章一卷相與眾人論之雖街談巷說野人匹
夫之言言我又病必可采於風雅不可輕棄善曰漢書
曰小說家者街談巷語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崔駰曰竊作
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日擊轅
相杵亦足樂也我此一通同匹夫之思也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章善本作**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
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銑曰章明也楊雄為即執戟
夫不為也**吾雖薄德**善本作**位為蕃侯猶庶幾勳力上**
善同銑注**國流惠下民建求世之業流**善本作**金石之功**濟曰蕃侯
石言堅不朽也善曰國語曰勳力一心四子講德論曰
質敏以流惠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吳越春秋樂
師謂越王曰君**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賦為君子哉**良曰
王德可刻金石**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建功業之志是吾道不行

則五臣本**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向日庶衆也
無則字百官之時俗事實錄謂不隱其善惡也善曰班固漢書
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文其文直其事該不虛美不隱惡
故謂之實錄事也**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銑曰衷心也
曰言其實錄事也**書曰通古今之****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善
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尚書**非要一之皓**
序曰好古傳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惠子之知我也**皓曰要約
著此書非約至於白首尚猶不已豈獨今日之論乎今我
有此言而不慙者恃子恩惠之知我也一云惠子惠施
善曰張平子書曰其言**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曹**善本無**植**
之不慙恃鮑子之知我

與吳季重書一首善曰典略曰質出為朝歌長臨淄侯與質書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曰雖因常調大得為密坐在卧反向日

密坐謂環坐也善曰曹大雖燕善本飲彌日終也彌其

家歌器頌曰侍帝王之密坐雖燕作燕於別遠會希善本作猶不盡其勞積也若使善本作觴酌

陵波於前善本作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去聲

善本作虎視濟曰言酒多如水之波瀾也足下謂季重也

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也虎以喻武也歎

猶歌也取美壯之意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

飲食自歌自舞謂蕭曹不足疇善本衛霍不足侔也良曰

易曰虎視眈眈也蕭何曹參文吏也衛青霍去病武臣也言吳質文武之道不可以此四子等並左顧右盼謂若

無人豈非君善本作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躍雖不得

肉貴且快意翰曰喻有文武之道不見用也言我見賀容

屠者之門而開口大嚼雖不得食其肉亦且快意此植自

託也善曰史記曰荆軻與高漸離歌於市已而相泣傍

若無人相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西而笑知肉味美對屠門而大嚼當斯之時願舉泰

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

梓以為箏向曰雲夢澤名泗水名梓木名善曰尚書曰

浮磬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夫之樂哉銑曰巨壑大坑也言食多卮酒盃也言飲酒速

謂苑周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取之而不竭然

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濟曰日不我與言不與我等也曜靈

日角宿未且曜靈日也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良曰

相見月也逸過也參商二星名常不相見也言相見恐過
 度光景之速別離則如參商之隔闕也 善曰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不相能后帝
 不藏遷閼伯于商丘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思 善本有 抑六龍之首頤羲和
 季葉曰唐叔故參為晉星 思欲字 抑六龍之首頤羲和
 之總翰曰抑止頤下也六龍日車也羲和日御也言借光
 曰楚辭曰貫鴻濛以東竭兮維六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龍於扶桑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
 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 善本作良久無緣四字 良曰若
 木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伴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濛
 汜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 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善曰反
 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 懷戀反側如何如何 善曰反
 側謂眠不熟如何 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

風 銑曰訊問也 善曰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楚辭曰秋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 濟曰曄遠也復 其諸

風 瀏以蕭蕭兮 申詠反覆曠若復面 濟曰曄遠也復 其諸

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 善曰還所治謂休治
 治謂朝 可令憲 善本許 事小史 善本作 諷而誦之 善曰周禮
 歌也 可令憲 善本許 事小史 善本作 諷而誦之 善曰周禮

者實為朝歌令言小史者其佐史也 善曰周禮 言 善本
 曰諷誦言語鄭玄曰背文曰諷以聲節之曰誦 言 善本

字 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 善曰病諸猶
 論語子曰堯 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而無

貴矣 銑曰人皆有良馬美玉以其常有之則不以為珍貴
 文亦亦然矣不可輕而不申詠 善曰言驥及和氏

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
 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淮南子

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韓子曰楚人和 夫君子而不
 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

夫君子而不

夫君子而不

夫君子而不

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五臣本無此三句墨翟不好妓善本

從人何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妓而正善本無而值

墨氏善本作翟字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濟曰墨翟不好樂而朝歌

非效樂何謂過之而迴車也是其有不知音之蔽也足又

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日善本無月字有之矣

未有不求而自善本無自字得善本有也良曰佳善也言求而不得善者日日有之

未有不求善而自得善者言吳質為政故有善也善曰法言曰學者所以求為君子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

而得之且改轍而善本作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

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翰曰王良伯樂善御馬者也良馬比吳質言良馬之御車不以

移政轍跡不變易行步戒吳質善政無速移也易俗移風而為政理非楚之叔敖鄭之子產也此二子俱不易人而

治故願質勉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尤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威將戰郵無恤御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戰國策

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俗

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有適對嘉賓口授不悉

子產而云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

往來數相聞曹植白向曰對客口授使者而制此書殊不盡意往來使數相問也悉盡聞問也

善曰植集此書別題云夫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

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木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無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與季重之

書相應耳

答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銑曰東阿王曹植也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

之綢繆乎濟曰惠賜也所奉恩賜謂得前書也發開伸展也綢繆謂殷勤之意也夫登東岳

者然後知衆山之邈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

也良曰邈迤小而相連貌翰曰至尊天子也今借而爲喻百里縣令之任質自謂善曰法言曰觀書者譬如

觀山外東嶽而知衆山之邈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倚頓

之富也善本無也字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向曰自從旋還越失也謂質前

從朝歌至鄴又從鄴還縣之時也伏念宴樂之事惘然驚

懼者非敢羨望寵貴光榮之美倚頓之富誠以身賤德輕

故也惘若驚懼貌倚頓古之巨富人也善曰尚書曰要

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毛詩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毛

萋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倚頓善

殖貨欲學之然先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

我知之倚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

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牸於是乃適

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贊擬

王公馳名天下以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戰國策魯連說

張相國曰鴻毛之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櫪善本

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櫪善本

字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銑曰玄北也金門以金節也

鉤欄也言憑鉤欄於前殿以遊也觴盃也善曰三輔舊

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楚辭曰坐堂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洩言陪遊憲樂不知威

儀戲笑談弄言辭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善本

過度漂漏而出善本穎之才良曰趙公子平原君趙勝也懿美媿慙也平原君

毛遂請行平原君曰賢士處俗若錐之處囊其末必見今

左右未有所聞先生者是先生無所有也毛遂曰臣若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及到楚遂爲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無馮諼爰三窟之效翰曰薛公孟嘗君田文也封於薛田

文謂門下客誰習會稽能爲文收債

於薛乎馮諼曰臣能及之文謝之曰先生不羞乃有意為
 吾收債乎諼於是約車載券契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文
 曰視文家無者市之諼至于薛乃召諸人當償者盡來合
 券既合諼矯文命以債賜諸人券無者乃燒其券人皆悉
 稱萬歲諼遂還文曰河市焉諼曰臣竊計宮中多珍怪狗
 馬寶外廐美人充於內所寡者義耳今日為君市義文曰
 若何諼曰臣矯君命盡以債賜人而燒其券人皆稱萬歲
 此市義也文不悅後齊王免文相而歸薛未至百里人扶
 老攜幼迎文於道文顧謂諼曰所市義者文今見之矣諼
 曰狡兔所以免於死者有三窟矣今為君一窟矣請更為
 二諼乃西說魏魏王使持黃金千斤車百乘來聘文此二
 窟也齊王聞之懼又持黃金千斤文馬二駟以謝文使反
 國又請先王祭器立宗廟於薛既成還報文曰三窟已成
 君可高枕而為樂矣善曰漢書曰淮南王折節下士馮諼
 事見戰國策 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
 向曰信陵君鄼公子無忌公于方置酒大會賓客公于從車騎虛左位自
 迎夷門侯嬴贏上坐不讓欲以觀公于之德公于愈恭後
 秦伐趙圍邯鄲乎原君使使求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
 萬救趙秦王聞之使人告曰諸侯救趙者必移兵伐之魏

王懼秦遂令止晉鄙軍公于諫救趙王不從用侯生計盜
 兵符使朱亥殺晉鄙代之將以救趙邯鄲遂解此美為侯
 生可述之意 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膏臆懷眷而
 情一邑者也 銑曰數者謂毛遂馮諼侯生也質所以憤
 積懷眷於古人願效志誠也情邑憂貌 若
 追前宴謂之未究欲 欲善本無 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
 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于之壯觀 去非鄙
 人之所庶幾也 濟曰究盡也 翰曰此並疊植書文也肴
 肉也公于謂植也鄙人質自謂也庶幾近
 也 善曰封禪書曰天下之壯觀 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曰
 周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所天謂所尊敬也言志所尊敬在於子建此古人通言尊
 敬之意非獨君也 善曰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
 思投印釋黻朝夕待坐 銑曰縣令佩銅印黻冠飾投鑽仲
 棄釋去此職恒侍坐於子建鑽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 濟曰仲父孔子也老氏老子也
 遺訓謂六經要言謂五千文也

善曰仲父仲尼也對清酤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良曰清酤酒也

抑止享食也言得侍坐子建雖對酒而不酌坐肉不食亦將醉飽也善曰毛詩曰既載清酤又曰嘉肴脾臄使

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昭明哲之所保也翰

西施美女也嫫母醜女也質自言侍子建如美女使醜者為侍也相與覽孔子之遺訓老子之要言道義相合此可

謂盛德所履明智所安也踰履哲智保安也善曰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

西施婉而不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若乃近者

之觀實蕩鄙心向曰近者之觀謂子建所述飲秦箏發徽

二八迭奏銑曰徽美也二八謂舞者十六人迭遞奏進也

鄭墳蕭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善本作右濟曰墳蕭樂器也激亦動也靈鼓兆

鼓鼓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耳嘈嘈而善本無聞情

嬉洞房周禮曰靈鼓靈煇鼓也

踊躍於鞍馬良曰嘈嘈喧甚也謂歡樂之情極踊躍如鞍馬也謂可北懽肅慎使

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翰曰肅慎百越夷狄名權孫權備劉備言音樂之和盛可令夷狄貢獻於國家也懽震懼也楛矢箭也善曰家語

曰孔子之陳陳惠公賔之有隼集庭而死楛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

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故銘其楛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王肅曰肅慎比夷國名也楛木

名也砮箭鏃也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還治諷采所著

觀省思英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表善本無也向曰還表字

公務之暇乃諷誦子建所賜之文觀省英美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蕭為辭宗賦頌之首眾賢所述

亦各有志昔趙武過平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銑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于宋過鄭鄭伯享之七子從鄭伯武曰請皆賦詩以終君惠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各賦

詩也七子謂子展伯有子西子太叔子產印段公子段故春秋書之以為美談也善同鏡什質小人也

無以承命濟曰言無文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

然汗下良曰貺賜也答所賜書也赧然謂慙恥而得汗下善曰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

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善本

字之有乎翰曰此邦謂朝歌也三事大夫官名蓋休職致仕居朝歌者謂植之清文三事大夫皆為諷誦

誦之者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

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向曰政事政理之事也惻隱深也善曰史記衛鞅

日苦言藥也甘言疾也謝承後漢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

無德與民式歌且舞銑曰墨子過朝歌即日迴車而質四年雖

舞言人歌樂也式用也善曰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迴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各勝母曾子

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毛詩曰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因善本作固字

以久矣濟曰儒道尚樂墨子然一旅之眾不足以揚名銑

五百人日旅言朝歌縣小不足為揚名善曰左氏傳五員曰少康有眾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巧善本作跡字翰曰武亦跡也言步跡之間地小何足使良馬馳騁其軌跡也此詁言

朝歌小邑不足見譽善曰司馬法曰六尺若不改轍易

御將何以效其力哉向曰此墨子建書改轍易行言也質

也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

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善本有也銑曰絆良馬之足

濟曰致猿猴於檻中不可見巧捷之形也善曰淮南子

日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後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不勝見恤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詞銑曰恤憂也具質

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善曰賈弼之山公表法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善曰公琰前曰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得往

故為報五臣注同

璉其

白昨者不遺猥見

何照臨至璉處

雖昔侯生納顧

於夷門毛公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向曰言猥照臨則雖侯嬴納無忌之顧毛

遂受趙勝之眷實無以過此夷門侯生所居也逆旅客舍

也善曰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荅東阿王書史記曰

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

之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

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

號為不道保於逆旅

外嘉郎君謙下去

之德內幸頑戈

見何誠知已

號曰嘉善也即君謂炳也頑才璉自謂也言炳見我志誠以為知己也炳父寵為太尉璉

掌事之故歡欣踊躍情有無量

音亮濟曰嘉炳相過也

是以奔騁僕

御善本作

宣命周求

良曰騁馳也言奔馳車馬宜陽書喻我教命周求饌食以給公琰

於詹何揚情說於范武

翰曰陽書教子賤釣道詹何善釣也昔人揚情有酤酒者酒甚美

而不售人問曰其狗猛人畏故也范武古之善為酒者此言求酒使陽書曉喻詹何今其釣之揚情言說范武使其

酤之善曰說苑曰密子賤將適單父陽言謂子賤曰吾少賤無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皆

揚驕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魴其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

書所謂揚鱗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

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外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閭長

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美何故而不售日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癭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

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

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

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所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

以不用也故使鮮魚出目善本作潛淵芳旨發自幽巷向

也發也美酒繁俎綺錯羽爵飛騰上如文綺錯亂羽爵酒至

也飛騰言盡速也善曰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

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膝爵鄭玄曰今文膝

多作牙曠高徽義渠哀激官也徵調也義渠國名其樂哀

也激重也善曰列子曰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時

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

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曰義渠君之魏當此之時仲孺不辭

高誘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良曰漢朝灌夫字仲孺有

其侯仲孺不敢辭有姊服而與之行也同產謂姊也陳遵

字孟公嘗有所部刺史奏事過孟公值孟公方飲刺史候

孟公醉突入見孟公母叩頭曰當對尚書有期會狀母遂

令刺史從後閣而出言今樂醉則不顧尚書之期善同

注徒恨宴樂始酣白日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宜展駒馬也

就駕言將行而歸也言日暮言歸樂意猶未宜展善曰

漢書曰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曰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師今諸

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歌之

又類曰其辭曰驪駒在門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向曰惟

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思言宴

樂猶未盡情追思不安至于夜曉耿介不安也迄至也明

發曉時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毛詩曰明發不

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漳渠之會遇也來

命謂炳有使來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良

也濟曰漳水名伯陽謂老子廟曠遠也善曰伯

陽即老子也詩曰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

翰曰文綠之鳥沙場夷敞清風肅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

也蔽水言多也流而不反乎向曰夷平敞明也言水畔多沙場平坦而光

國觀望之美亦可謂此中之京臺忘歸之樂也流謂耽樂

之情如流水之不反善曰淮南子曰令尹子假請飲莊

王許諸子假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忘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疏而不能自反高適有事務須目經營善曰誘曰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公羊傳注不獲侍坐良增悵悵善本作邑邑銑曰不得往日適遇也悵不得志之貌也因白不悉璩白善曰邑邑不樂也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濟曰曹長思書傳所不載

應休璩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因闐都有

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良曰詩云太叔出田巷無居人又云出其闐闐有女

如茶闐城也下章云匪我思存此皆璩王肅以宿德顯授相思之意風人則詩人也善同良注

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眇有萬里之望論曰宿舊也授謂授職也

技擢而任用之鷹揚虎視言其雄勇之士力有萬里之望謂望富貴善曰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

門侍郎臧榮緒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給事黃門即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超

起宿德論語子曰後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進於禮樂君子也

於故枝向曰簿援助謂無親朋在朝之貴者高妙謂朝之貴者言不能追參朝貴復如鳥之斂翼栖於故林

善曰栢子新論曰昔顏淵有塊然獨處有離群之志銑曰高妙次里之才聞一知十

獨居貌善曰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塊然汲黯樂在郎署幽處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何武恥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濟曰言千載思度其事知級有所由

也蓋謂時勢不可處也善曰漢書曰及黠字長孺拜涇陽太守黯伏地謝不受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

願也又曰何武字君公為御史司空多德非陳平門無結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恥義未詳

駟之跡良曰結駟連騎也陳平家貧好道所居窮巷而門多長者車轍學非楊雄善同良注

堂無好事之客翰曰楊雄嗜酒而好事者載才劣仲舒無

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向曰董仲舒常下帷讀書

家貧於孟公無此樂善同向注悲風起於閨闈紅塵蔽於

机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蕪不爨七清談而已有似周

黨之過平閔子濟曰机案也榻床也良曰幸遇也袁生

比也樵蘇薪草也爨炊也言薪草不炊蓋無食可為也周

黨每過閔仲叔共飲水而已故璩有似此者善曰左氏

傳楚宰蘧折疆謂魯侯曰令君若步五趾辱見寡君也漢

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晉灼

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東觀漢記曰太原閔夫皮朽者毛

落川涸者魚逝翰曰逝謂死也善曰蔡邕正論曰春生

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向曰秋物雖榮

零落枯悴也人之貴賤否泰亦自然之數也豈可恨恨哉

善曰周書陰符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聊與大弟陳其苦懷耳濟曰大弟謂曹長思也想還在近故不益言

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濟曰岑文瑜為廣川縣令

善曰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良曰礫石

呂氏春秋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礫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之

之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濟曰雖在涼臺浴寒泉亦宇

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詩何以過此翰曰憩息也向

側身脩行以求雨也言宣王之德不能過於今日善曰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所鄭玄曰言無所庇蔭而

也也玄寺謂祈雨祈鬼神之事故玄寺寺司也鶴立者言如鶴之望也關天子關也里間里也善曰淮南子曰聖人

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芻狗待之而來

龍之神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

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

毛嬙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脩之歷旬

靜無徵效良曰祈雨不降明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銑曰在知

恤下民善本作躬自暴露拜起靈壇勤亦至矣韓曰恤憂

夏禹之解居陽盱從曰殷湯之禱桑林言未發而水旋

流辭未卒而澤滂沛濟曰禹治水以身祈于陽盱之河禹

旱以身禱於桑林湯辭未終而雨已滂今者雲旣重字

積而復散雨垂落而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

宜及膚剪爪宜侵肌乎銑曰此蓋精誠不至而賢聖道殊

苦切也則湯在桑林之禱自割髮剪爪以為犧牲雨乃大

至善曰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剋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

禱於桑林於是剪其髮齋其手自以為犧用

祈福於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鄴周征殷而年

豐衛伐刑而致雨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

翰曰殷邢無道征伐之而年豐致雨明其善與不善之應

如影隨形響應聲也不可以為不如此也善曰左氏傳

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刑

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刑乎從之師興而

雨尚書曰惠迪吉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向曰恐其不

善否之應故以書起發其章
善曰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
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問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

璩曰間近芒山名濟渡也曠然游覽開發矇暗之思以至明達也

善曰說文曰芒洛北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厚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

而為發去其入欲之耳風伯埽涂善本作雨師灑道向

風伯雨師致風雨以埽灑道路者善曰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埽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

雨師為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至其所止之處則酌春酒善曰詩曰亦既接武茅茨涼過去

見止又曰至止肅肅又曰為此春酒接武茅茨涼過去大

厦善本作夏善曰武跡也言相與接行跡於茅茨之室其厦清涼已過大厦之室也茅茨以草為屋大厦大屋也

善曰禮記曰堂上接武鄭玄曰武跡也說文曰屋以草蓋曰茨淮南子曰大厦增加擬於崑崙高誘曰大厦大屋也

涼或作膚善本作寸肴脩味踰方丈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揀非也

過方丈之食踰過也善曰尚書大傳曰扶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鄭玄曰四指為扶扶音膚墨子曰美食方丈

目不能偏視道遥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濟曰陂塘口不能偏味

猶茂也善曰淮南子曰禹有陂塘之事毛詩曰苑彼柳斯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

擊日君子也若華日所過處言折取以繫日使駐其景善曰楚辭曰紐秋蘭以為佩又曰春蘭兮

秋菊毛萸詩傳曰崇充也若華已見上文下高雲之鳥餌二出深淵之魚蒲且

餘子讚善便嫗緣一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適於京臺無以過也

善曰弋射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亦無

旦古之善射人也讚述也便嫗古之善釣者我之所美雖

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楚王游京臺而忘歸亦無

以過我是樂也遁游也韶樂名故云虞
韶京臺游觀之處臺名也善同翰佐班嗣之書信不

虛矣良曰班嗣報相譚書云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千其慮

也善曰漢書曰相生欲借其書班嗣報曰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千其慮來還

京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濟曰濱近也善曰

更晏子之宅近市思樂汶上每善本無發善本有寤寐

璩思隱逸不離寤寐也季氏使閔子騫為費氏宰子騫曰

也文水名言度此水昔伊尹輟耕郢質惲投竿思致君於

有虞濟蒸人於塗炭向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湯使聘之

如堯舜之道平遂往應命後漢郗惲與鄭次都隱於弋陽

山郗惲歎曰天生俊士濟天下大豈可為巢許而去堯舜

乎遂舉孝廉為郎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而吾方欲秉

耒耜於山陽沈鈞善本作鉤字緡是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

矣銑曰耒耜也耒耜農器也山陽縣名鈞緡並取魚物丹

縣有堯谷卅水然山父不貪天下善本作地字之樂曾參不慕

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善曰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

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

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已不懼非以

貪大下也孟子曾子曰晉楚前者邑人念弟無已良曰鄉

之富不可及也翰同善注授邑誠美意

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

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濟曰欲令州郡崇禮教授取弟

意也翰曰俟待也黃河千年一清而聖人出焉言待聖

人出則人壽俟何可待也善曰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

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尚書曰駿奔走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何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且宜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人壽促而河清遲也

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向曰金

日碑張張安世子孟霍光字也並用勢漢朝淮南子云隴西之游喻驟急也言游者志欲疾而益沈也越人學遠射仰大而發矢矢在五步之內言求官游官無金張子孟之援而謀富貴殊異亦如欲疾而沈射遠而近也圖謀也善曰漢書金日碑贊曰夷狄亡國羈虜漢庭七葉內侍何其盛也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感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曉然而寤矣性亦人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變矣而守具故譬猶越之射爾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勞也勤勞也勤勞也善曰左氏傳陳公

子字曰免於罪**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良曰子路從夫子之

夫子路問曰子見天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曰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言從蹤此丈人乃食雞種黍以為田家事善曰漢書鄭朗曰修農圃之疇畜雞

種**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可矣**濟曰精思也墳籍為典

身行道揚名於後世**無成**善本**游言以增邑邑**韓曰游言謂不當言

禮記曰大人不倡遊言鄭郊牧之田宜以為意向曰郭外

曰野謂負郭之田也善曰爾廣開土宇吾將老焉銑曰

雅曰邑外曰郊周禮有牧田用廣開土地屋宇吾將老矣何所用也善曰劉杜二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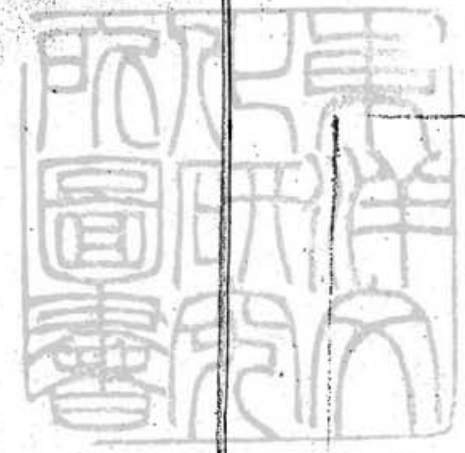
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良曰劉杜璩友人也生者有

爾雅曰夏相見在近不復為言善本作近故不復為書六為朱明翰曰言劉杜二生相

為朱明翰曰言劉杜二生相

見在迹故
此不言
慎夏自愛
向曰慎夏熱之氣以自保愛也
璩報
善本

文選卷第四十二 終



所蔵
圖書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